

倍德小傳

上海有正書局印行

上海望平街

有正書局

新信箋

每百張為一套
光面紙壹角半
洋面紙叁角

已出三種
時裝仕女
甲種滿印式
乙種角印式
海上新式
滿印式

上海舊書店

冊數

每冊0.30

中華民國四年式月壹日印刷
中華民國四年三月一日發行

版權所有

編輯者	吳門天笑生譯
發行者	有正書局
印刷所	上海海甯路 有正書局
發行所	上海望平街 有正書局
分發行所	
發行所	
所	有正書局

天津東馬路
漢口黃陂街
南京奇望街
蘇州郡亭橋
廣東雙門底
聖賢里

蔣德小傳
(定價大洋三角)

蓓德小傳

(揆)

(笑)

第一章

英國威爾西之蘭司多莊有名葛利福者欲延聘一英國女郎乃登一廣告於新聞紙其詞曰今欲聘請一英國籍之女郎年可在二十五左右姿質須慧美品性亦端正因主人擬他出託其代理家事暫以四月爲期并有女孩一人由其保傳及家畜一切歸其管理其餘條件一任自由如願就者可至某某處接洽可也

時有一女郎芙爾芳蓓德者適見此項告白閱之頗爲注意時正在早餐時也蓓德所居距勃林登街稍遠之倫敦街中自見此告白後心頗爲動曰余將應此召募彼所募者爲英國籍之女郎年在二十五左右其條件亦甚自由良合余意密散司芙爾芳曰蓓德如何堪此且脫令汝阿父見之當不以爲然此余之所以未敢贊成者

蓓德曰大生奚論男女皆當有一職業今吾一家人各有一業繫余獨無在理余不

能坐食急當往應此聘矧有此良好之機會實爲千載難遇者余當修書往就其聘也密散司芙蓉芳者蓓德之繼母也仍阻之曰蓓德汝年穉未嘗閱歷長日閨門中烏能出而爲人佐理家事汝爲一慈善之女子寧能向此素未謀面之家求此生活我願汝暫勿離家從來年少人每喜自由活動顧因此而生悔心者比比然矣汝宜澄心思之

時則蓓德弗聽其繼母之言忽忽出室心中滋悅蓋蓓德生平持論謂女子須求獨立奚能倚賴他人彼其意恨不突生兩翼以雄飛于世界即由破甑所鋪之扶梯迅步至屋頂之小室覺眼前種種景物悉現歡欣之象經二十分鐘後渠即繕成一信並將己之照片封入又躊躇五分鐘乃往郵局寄發

第願就此職之書已投特不審前途之合意與否經兩日後蓓德接得一函驗其郵印爲威爾西蘭司多莊所發者其發信人之筆跡至爲粗劣並不中程式書言自接到蓓德之函及其照片良爲欣悅願先聘訂四月付薪金四十磅並約定在葛雷旅

館經律師訂定契約其事遂定

一日時光在六月中芙蓉芳蓓德攜一上等之衣箱及其他行李二事至加迭城堪威爾火車站下車徘徊於車站月台之上詢諸車站中人則云停駐於車站外之街車係開往蘭司多莊者然其時固已滿街燈火矣蓓德一躍上車力囑司行李者加意看守俄而呼哨一聲車已開行矣

同車者有一極肥碩之婦人携一灰色之鸚鵡更有一瘦人則持種種之棕色紙包大小長短爲形不同鸚鵡頗能學語格磔作人言蓓德頗好之漸與此鳥習則用手引逗之顧一轉瞬間已將蓓德之手衣啄一洞矣

爾時彼肥碩之婦人見之即叱曰派里汝真惡鳥哉鸚鵡聞言反作磔磔笑聲車至道傍一村屋即行停韁肥碩之婦人攜此鸚鵡下車車又蠕蠕而行俄而此瘦人亦捧其鬘鬘之紙包下車而去此時僅蓓德一人在矣憑窗閒眺夜氣逾清沿路景緻頗不惡蓓德因已早聞之矣

繁星如雨。涼月一鉤。而兩堤樹木。大似軍隊之列陣。村童聞街車。轆轤自門前過。咸衝扉而出。大聲譁呼。以歡迎之。一似尊貴人車。駕之遙臨者。已而車臨曠野。遙聞海潮。唄聲知地。漸近海。至車停時。舊德之視線。乃由半明半滅之光中。得見矮屋如。高樹擎天。屋內燈光。自窗櫺中射出矣。

御者叩門。一瘦婦人出。後隨所蓄之犬。一大羣。脫有人編練之。可成爲一師團也。大小高矮。尤不一。致瘦婦人。即行至車畔。以倫敦城外鄉土之語。詢曰。客非密司。芙蓉爾。芳乎。我知必無訛也。舊德曰。是也。此瘦婦人。即趨前扶舊德下車。人雖瘦瘠。力大無朋。幾將舊德。手提之以出車門。

舊德曰。我有衣箱一具。及行李數事。煩君一爲料理。此數幣。交君請代爲一付車值。瘦婦人。點首稱是。此時屋內雇工。均出而迎接。其一師團之犬。亦止而不吠。搖尾。嗔足。似有迎迓新來賓客之意者。於是舊德遂入門。

舊德入室。則見一年約六七齡之女娃。方衣寢衣。獨坐室中。一見舊德。即以溫潤如。

玉之手納諸蓓德手中欣然曰是密司芙爾芳乎我待汝久矣我本已睡乃起而視汝汝勿告巴治也蓓德亦歡笑承迎曰我未爲汝伴亦不惡耶敢問誰名巴治者女娃以手外指曰渠頃已出矣密司何未見耶

當女娃言時即拽蓓德至於一修潔之室中見案上一燈熒然女娃推其坐於一圓椅中已亦陪坐其旁未幾外室人聲喧雜則爲密司芙爾芳搬運行李也行李既盡街車亦他往時女娃亦入他室巴治立門次語之曰密司芙爾芳我奉主母命傳語於君謂若輩不期有人延往他處可一星期中即歸願姑娘在此安心住居脫姑娘需何物者乞即告我我當爲姑娘備之語時又自衣裳中出一函呈於蓓德

蓓德啓視其函即覺有摺疊之一物則五磅之銀票八紙應手而出復讀其書曰密司芙爾芳慧鑒君以遠道來任吾事至爲感慰願素未一識君面而君方來時我又他往不審君將視我輩爲何如人也第吾輩此次他往亦不過一星期之光陰必將歸家願擬白君後再行就道無如此非一二語可以即了者以是本難如願望君安

心居此並乞善爲護持。迦因巴治者亦良善之人也。爲人誠懇諸事可託。餘不盡贅。葛利福啓。

舊德雖誦再三。仍實諸封筒中。巴治乃又携咖啡一壺及冷火腿一盤。佐以麵包。曰：密司美爾芳胸中得無飢乎？請進此點心者。舊德曰：謝君見惠。巴治曰：密斯欲往視臥室乎？脫君願往者。我當爲導。因即導舊德至一樓上。明窗淨几。位置亦頗井井。室隅一小榻。則此衣紅色睡衣之女娃已睡。

巴治曰：此即密司迦因也。渠將分佔君室之一隅。主人之意。囑密司將護此。雖因與君同處。以便隨時照拂。故敢如此布置。舊德頷之。巴治又曰：即此羣犬亦聽密司管理。語畢而行。舊德即迅至食堂。蓋此際腹中已轆轤作雷鳴矣。

當舊德至餐室時。迦因亦下牀。則時時往窺舊德。舊德傾壺中之咖啡。即曰：密司。迦因汝來。此何爲宜。早就眠矣。迦因曰：我亦欲得片肉食耳。且余犬馬利亞亦頗嗜此。舊德以今日初來。一任其飲啖。於是迦因大張其胃。舉麵包牛乳咖啡亦悉訥諸胃。

中飽餐後。乃曰。密司。美爾。芳汝。實佳。甚我愛汝。願汝永在吾家。蓓德聞言。良喜。曰。密司。因我輩飽餐後。可往睡矣。明日早起。俾汝可以爲余導視一切也。迦因曰。諾。蓓德曰。汝家一羣。亦均睡眠室中乎。迦因曰。否。祇馬利亞與我同睡室中耳。次日朝。自憲樓間射入。迦因即呼曰。速興。速興。密司。蓓德。汝何嗜睡。有如我之伯母亞。盍。也。早餐後。蓓德由密司。迦因及巴治。指示蓓德。以各項職務。除家人外。又歷數以家畜種種。計小馬一。兔三。鸚鵡一。貓二。龜一。以及小貓多頭。其餘則爲羣犬。蓓德見之。不禁大駭。而尙有小熊一頭。尤爲蓓德所怖。其熊名約翰遜。此均。迦因告之。蓓德者。蓓德詢曰。此熊由何處得來。耶。迦因曰。乃台司。孟從遠處携來者。蓓德曰。誰爲台司。孟者。我更不識也。

迦因曰。台司。孟恒至此間。特密司。自昨夜至。彼乃未來耳。頃聞渠已往遠處。且異日當携獅虎至此也。蓓德與迦因互談良久。遂進午膳。殺。豐美。頗適人口。蓓德恣意大嚼。並手一雜誌。坐於廊下。細讀之。迦因跳躑於園林中。而蓓德乃竟未之見。及至。

迦因遊倦乃呼曰密司美爾芳汝曾見我衣服已爲泥污否蓓德仍含糊答之曰汝勿好弄口雖作是語而目光仍注於雜誌中一手翻閱其書冊殊不留意

少選至飲茶時迦因以目視蓓德良久曰密司美爾芳汝實爲一奇異之人也蓓德愕然曰汝言何指迦因曰余性頑強他人不聽余若此而汝獨不責余何也蓓德曰汝自頑強與人無損然終必有悔悟之時我亦性好頑強然而無益願密司迦因深思之迦因曰余以頑強故而曾受笞責然過後曾不悛改一日適當受責時幸爲台司孟所勸止余感其意力抱其足以親之

第二章

一日爲蓓德蒞此之一星期矣遂偕迦因及羣犬作林野之閑步此林在蘭司多莊鄰近迦因與衆犬跳躑林間爲狀滋樂時在六月此間天氣殊涼巴治爲製種種餅餌以供食用并謂渠將往勃林克里訪其友人於是將門反鎖置鑰於一階石之下其置鑰之處惟家中人知之餘不能悉也

午後衆皆行矣。蓓德至林墅間，仍手不釋卷讀書於秋樹之根。俄而迦因與羣犬皆不見。蓓德守候至半小時，即往林中尋覓。然終未見，因即趨歸家中。念迦因性素跳踉，或已偕羣犬歸矣。

願蓓德舉止安閑，情態洒落，初無急遽之狀。緩步於羊腸之徑，自林木中遙望見海岸，白鷗飛翔，意態極爲閑適。此天然風景，實足令人盪滌塵襟。蓓德自來此岑，寂之古村，心愛特甚。斜陽一抹，掩映於林梢處處，皆是美觀。而鳥語花香，波光山色，皆足以娛目賞心，引人入勝也。

蓓德方行至賴文司村之轉角，即望見家中。小馬仍睡於原處，而狸奴引其雛，則綠樹爲樂，惟不見迦因。大羣犬耳方瞻矚間，見廊下有一人正坐於修椅，且作假寐之狀。蓓德乃緩步行至其之前，心中狐疑，念伊何人者，得無葛利福君突然歸來乎。願迦因曾以阿父照片示我，初不相類也。

俄而是人起立，則見其肩博而背寬，身尤碩碩，面目略帶蒼癯，願甚清整，雙目仁慈。

望而知爲一長者。乃以笑容迎之。曰：密司午安。舊德以其棕色之慧目注視此人。曰：敢問先生何人。儂殊失禮。斗膽一詢。也是人將言時。又笑容可掬。曰：余爲葛利福君之老友。來此將詞其已歸否耳。

舊德曰：葛君夫婦尙未歸。想彼遊興未倦也。是人曰：然耶。又向舊德曰：敢問密司爲何人。前此未見君也。舊德曰：余爲葛利福君夫婦出門後。囑余代操家政者。語時微現驚惶之色。即曰：噫。誰入此室者。是人靜言曰：姑娘。勿訝。蓋僕於原處覓得門鑰。已啓門入矣。此時舊德已蘊怒。意念是客亦殊奇特耳。

因曰：然則客已開門入室乎。客曰：然。敬告姑娘。僕爲葛利福君之老友。即台司孟堪尼司是也。舊德曰：奇哉。余知台司孟君刻不倫敦。也是人笑曰：誠如姑娘言。蓋在威爾司耳。語作微笑。又曰：姑娘將以我爲贗鼎耶。

舊德無語。然默念此究爲台司孟堪尼司與否。我固不識。猶憶今日晨間。巴治與迦因共道。台司孟已往非洲之野。矧於報紙中曾見鄰家一竊案。亦爲一紳士所爲。則

今日之事甯能不防。少選是人。又曰：密司許吸煙乎？蓓德頷之。是人曰：姑娘勿疑。僕斗然來此，似覺唐突。然前曾屢來此，故能探得其鑰匙所藏處也。

其人復笑曰：我與姑娘曾未謀面。脫姑娘疑我者，我亦可疑。姑娘今有一女士自稱爲葛利福家代掌家政者，然向者出入葛利福家曾未見有此君也。蓓德曰：君乃以我之矛反攻我矣。是人取火柴於手，燃以吸烟，笑曰：密司言當實則，吾兩人以曾未相識，遂懷疑慮。但我弗疑姑娘，願姑娘亦勿疑我。我輩上流人，奚能作此贗冒之勾當。不如坐談以破岑寂。

蓓德無可如何，自衣裳中出時表視之，短針已指五點。默念：迦因率羣犬何往？矧此際巴治亦將歸矣。方沉思間，忽聞門外一陣笑聲，則迦因已疾趨而入。羣犬跳跟隨之。迦因一見來客，卽飛奔其前，投身懷中。羣犬亦圍繞來客，頻舐其手。蓓德始知是客確爲台司孟非贗鼎也。迦因以兩手抱台司孟之頭，曰：余初不料汝歸之若是其迅也。台司孟曰：余特來觀約翰遜者，不審彼近來長大至何許。我將携之往沙胡也。

迦因曰。余實不喜約翰遜渠。乃殺吾小貓雪兒。又欲抓我蠟制之娃娃。余甚欲其早日他去者。忽又轉念曰。密司舊德何往。噫。密司舊德乎。是即我所告君之台司孟。又語台司孟曰。汝愛密司舊德乎。我則摯愛之。余雖倔強。而密司舊德則曾不責我。我故尤與之。矚於是。台司孟復與舊德握手。行禮曰。佳哉。密司將從此。迦因受君陶冶。改化爲柔情耳。

時則台司孟目注舊德。而舊德笑。而他顧已。而台司孟乃抱置迦。因於膝上。並含笑詢之曰。汝識我名爲台司孟。汝亦知我另有他名耶。迦因曰。否。否。我只知君爲台司孟耳。台司孟曰。汝知我確爲台司孟。然而汝之密司舊德。乃不信我爲台司孟。我又將何從分辨。迦因曰。密司舊德。汝乃不信渠爲台司孟耶。舊德曰。是也。頃者誠有開罪先生之處。良深抱歉。

舊德乃於台司孟前致歉。忱惟詞意甚爲冷淡。台司孟曰。此又何足爲意。即余頃者亦有冒失。唐突之處。殊覺歉仄。惟當時鄙人以賤名告姑娘。而姑娘雅號。乃未賜示。

何也。時迦因正翹一足，作雀躍狀。聞台司孟之言，即曰：「此爲密司。蓓德君頃者不已知之。」耶台司孟曰：「我恐巴治或不呼彼爲蓓德姑娘。」迦因曰：「然巴治呼彼爲密司。芙爾芳耳。」台司孟微頷其首曰：「是矣。」密司芙爾芳吾輩今日應作正式之紹介也。少選，蓓德即起身出室。迦因呼曰：「密司，蓓德，汝何遽行？」耶台司孟微語曰：「彼實一佳人，令人可慕。」迦因曰：「渠與余同睡一室，我一室中僅有余與蓓德二人。余今將往覲茗，汝其與我偕乎？」台司孟深知已與蓓德交尙淺，偕往恐不能博蓓德之歡迎，則曰：「否，余將出外散步，藉舒空氣，歸來爲我豫備一茶可耳。」迦因曰：「我與汝偕行，何如？」台司孟曰：「汝勿行防密司。」蓓德見嗔耳。

爾時蓓德自樓梯而上，即至己室。因憶對門有一室，其門常扃者，我固未嘗一探爲何人之屋也。今日偶思及此，蓓德卽遽推此門而出，見有衣箱二事，置室中牀上及椅背。均男子之服，而鏡台上則髮刷、薙刀俱備。蓓德斗憶是必台司孟向日曾居此屋者，而我頃者之唐突殊覺令人不堪爾。

於是蓓德即下樓烹茶，坐飲俄爾。馬利亞來力喚其門，而迦因與台司孟偕入矣。迦因曰：密司蓓德今夜台司孟君不睡已室，聞將住居郵局中去矣。蓓德聞言狀至疑訝曰：何也？台司孟曰：住郵局中較爲便利。蓓德笑曰：台司孟先生得無以我頃者開罪於先生之故，乃至不欲居此乎？

台司孟曰：密司芙爾芳此區區小事，奚庸掛懷。嗣後我輩不許再遭及此矣。我之住居郵局者，以在彼較自由，且將與密散司格龍地謀面耳。蓓德曰：密散司格龍地亦住蘭司多莊乎？渠年已高矣。迦因曰：誰爲格龍地？我乃未見。台司孟君汝以何時識彼其人？善耶？台司孟曰：我識之已久，汝乃不知耳。

嗣蓓德即至餐室，曰：君輩思茶乎？迦因曰：善，我正口渴耳。方蓓德淪茗出，迦因忽呼曰：台司孟君，我恐密司蓓德不喜汝，汝勿與密司蓓德作喋喋之言。台司孟無語，惟以目微睨蓓德，則見斜陽一角適射于蓓德之粉頸。蓓德亦含嗔語曰：迦因，汝話乃無因。

時則台司孟蘸此牛油於麵包上笑曰否密司芙爾芳決不怒余迦因曰前日密司
蓓德誤認汝爲闖入人家則非但怒汝或且畏汝台司孟大笑茶後乃往整理行裝
迦因亦往輒與台司孟娓娓談蓓德事迦因曰汝將約翰遜去乎將携之至郵局乎
台司孟曰否余將以星期六晨來取取彼後即登程耳

迦因曰然則汝將以星期六日他行乎台司孟點首稱是迦因忽以足抵地大號不
止蓓德在樓下聞聲疾趨而至曰迦因汝何爲者台司孟擁護女娃於懷笑曰密司
芙爾芳渠頑強之性又發矣此時台司孟百端撫慰之又曰我方整理衣箱時密司
迦因不審何故縱聲大號殆不欲我行耶

第三章

少選巴治亦歸顧爲時已八點鐘矣見台司孟在此頗爲奇訝曰密司脫台司孟君
以何日歸乎台司孟曰今日始歸耳巴治匆匆出遇蓓德於迴廊巴治曰姑娘宜治
膳以餉台司孟君渠爲貴客我輩當留飯也爾時台司孟亦適行至廊下告巴治曰

余今來此甚適。蓋以余旅行在外。見於宴飲。虛文心滋煩擾。且茲事大不自由。故有人能與余脫略。不拘禮者。余則心感之也。巴治曰。密司脫台司。孟汝不能在此晚膳。耶台司孟曰。然。巴治曰。主人不在家。恐加我輩以慢客之罪。台司孟君。抑不爲我輩諒乎。

巴治行後。蓓德曰。密司脫台司。孟請在此晚膳。後行時。台司孟已令僕歐將行裝送入郵局。蓓德又曰。脫君不在此晚膳者。巴治必不歡。台司孟無已。乃遂留飯。迺因則引逗馬利亞遊戲於席次。少選。乃伏蓓德懷中。沉沉熟睡矣。蓓德乃抱之。至於已室中。而台司孟乃繞至窗外之走廊。因念蓓德真佳人。一顰一笑。令我直鑄胸臆。聞其溫軟之語。覺此夜色亦成嫵媚。台司孟并深知蓓德於頃者。慢已之心。全已冰消雲散矣。

無何。蓓德復來。台司孟指未燃之紙煙曰。君不惡此乎。蓓德曰。我不厭此。望此後。君勿頻以此問我。台司孟曰。密司。芙爾。芳。汝。知。葛。利。福。爲。一。可。敬。之。良。友。我。與。若。輩。一。

以家人之禮待之。蓓德曰：君知余尙未及見主人耶？台司孟曰：何哉？姑娘乃未及見萬利福夫婦耶？蓓德曰：未也。渠輩登報覓一代操家政者，余見報即投函應募，乃蒙中選，即以函訂。余遂於一星期前至此就職，而孰知渠輩已出行也。謂至迅以一星期方回，僅有巴治與迦因在家，余乃爲持家政耳。

台司孟曰：姑娘在此滿足，歟？抑心有所不適耶？蓓德曰：余殊滿足，別無所不洽於心。且所作之事亦頗多生趣也。台司孟燃火吸烟，顰眉言曰：姑娘乃謂頗多生趣，君何輕棄家庭之樂來就此職？母乃覺不自由乎？

蓓德曰：實告台司孟先生，家寒殊未能享此家居之幸福，則亦不得不出而爲自食其力計耳。台司孟微歎曰：我恐姑娘乃不能耐此是蓋至苦之事也。蓓德曰：余亦知之，特爲境遇所迫，且住爲佳。台司孟曰：君境良可憫，而君志尤可敬。蓓德曰：此間惟看護密司迦因略覺勞瘁，餘事不足掛念。

台司孟曰：即此看護密司迦因已大不易，且亦不僅此也。蓓德曰：余尙未慮及他君。

知余四月之傭工爲薪可四十磅乎。至十月間即當期滿。得此傭工四十磅在我囊。實人儼欲以資本家自居矣。台司孟曰。信耶。顧頑強如迦。因良不易看護。余謂即數倍此數亦不爲多。此四十磅亦不易措也。

舊德曰。幸余深愛密司迦。因台司孟曰。然。余亦頗愛此女娃。惟畏其撒嬌耳。舊德曰。渠對於他人。或然對余。尙未十分使性也。台司孟微頷其首。自衣囊中出時錶。觀之曰。爲時已非早。余將行矣。密司芙蓉爾芳行再相見。余當於星期六日再來。脫迦因有不率教處。望來告我。或可相助也。

於是台司孟與舊德握手爲別。舊德曰。君暫勿他往乎。台司孟曰。否。星期六日以後。余尙須他出。以離英十日。即歸。舊德點首默念我來此家。其主人已先行。僅有一巴治女。僕餘無係屬之人。既見台司孟。似與此家至有關係。顧何以亦行踪不定耶。因是舊德聞台司孟言離英事。雖與舊德無絲毫之感觸。而意亦怏怏。夫舊德一純妙之女。耶天真爛漫。世故初未洞悉。彼念今雖寄人籬下。他日之幸福。或正以是而

爲發軔之始。此時自注此修碩之人物。自月光瀉影之樹林而去。直至瞻望不見。始復回至廊下。遂乃掩門而入。

一日。蓓德方散步門外。斗見有一傴僂之老人。手持一巨而且堅之木杖。衣灰黑色之大衣。後隨一獵犬及門而止。呼曰。女郎。晚安。蓓德亦以晚安報之。老人乃皺眉端相。蓓德者半晌曰。女郎亦識我乎。蓓德曰。實未識。先生爲誰。老人笑曰。真不識。余耶。老朽乃世界聞名之人。蓓德曰。無如我於世界智識殊屬有限耳。

老人又端詳蓓德曰。我以汝爲一自由獨立之女郎。蓓德曰。然。余生平本極自由。老人曰。汝曾聞有司梯爾老人耶。蓓德曰。否。我未聞其人也。老人曰。余即司梯爾也。時蓓德已至已門前。即將與之告別。司梯爾曰。少待。女郎尙未告我以姓氏也。蓓德曰。余在此爲葛利福夫婦操持家政者。

老人曰。然乎。第若輩已出而遊歷矣。蓓德曰。然。我之所以來此者。即爲渠輩出而遊歷之故。老人復注視蓓德者久之。曰。敢問女郎何名。蓓德此時中心微愠。念此老人

絮絮不已。何爲者。乃曰。請先生恕我。我殊無報名之必要也。即闔門而進。

次日。舊德攜迦因。又散步于海濱。而老人司梯爾。則攜犬先在。迦因曰。此老人司梯爾。及其獵犬。婁德也。渠輩將歸家矣。彼住居於格拉勃爾。一巨大之屋宇也。已而老人行漸近。仍與舊德爲禮。舊德曰。先生晨佳。爲狀至清冷。迦因曰。司梯爾翁。汝已歸家耶。司梯爾搖首曰。家乎。我何名家。我實無家者耳。

迦因曰。司梯爾翁。何作此語。彼格拉勃爾。一巨屋。非汝家耶。何云無者。老人笑曰。此不過一寄息之所。何名爲家。迦因曰。然則終爲汝之家。老人笑曰。密司。旣指爲吾家。則吾家矣。否則汝又將性發強啼矣。時舊德相距約四五步。老人又趨前。歎洽曰。女郎。何往。舊德曰。願先生勿以此相稱。

舊德語時。雖帶笑。鑿然挾以冰霜之態度。蓋前此餘怒尙未息也。方欲轉身。他避。乃回頭。忽見台司孟立已前。舊德曰。噫。密司脫台司孟君。以何時來。此我乃未見。台司孟曰。我適來此耳。舊德曰。佳。又呼迦因曰。我輩歸而早餐矣。迦因曰。台司孟君亦與。

我輩同往早餐乎。脫汝不與我偕者。我亦不歸餐。以汝星期六又他行也。

迦因語時力握台司孟之手。不令其行。台司孟乃與司梯爾把別曰。司梯爾先生。汝以初歸容日再見。司梯爾曰。台司孟君乃識此女郎。能爲老朽一紹介乎。台司孟意不能決。惟以目頻注視。蓓德不已。

少選。台司孟曰。惟余亦與密司芙爾芳初交。不審密司能與余以此種權利乎。司梯爾曰。請先以老朽賤名介紹。密司亦不致堅拒也。語時斗下其杖於地。台司孟微聳其肩。默窺蓓德已無愠意。乃曰。密司芙爾芳。我今紹介司梯爾君。願與君相見。蓓德笑頷之曰。甚願識此司梯爾先生。

蓋此時蓓德已不厭此奇特之老人。轉以老人之奇特。謂爲事甚趣。且聞彼以格拉勃爾有如此巨屋。乃云無家益動蓓德好奇之心。於是司梯爾更前曰。密司芙爾芳。祝君佳勝。君爲一妙慧之女郎。僕雖老朽。願老眼無花也。又與台司孟言力贊蓓德不已。謂僕殊可厭人。君其勉之。得交此膩友也。

未幾即握手別去。其獵犬亦隨之而行。願搖尾注視蓀德。不已似暗示以主人之煩擾者。爾時台司孟偕蓀德及迦因至莊屋前。台司孟擬先歸。第迦因力握弗釋。彼嬌啼曰。台司孟君必共我早餐。密司蓀德其堅留之。勿令渠歸。當阿加撒及密司慧士登在此時。渠常至我家飲膳。今則移居於郵局矣。

蓀德曰。台司孟君汝何妨留此早餐。脫君曾未有此者。我亦未敢相強。君既常至此者。則今日乃以余故而生疏乎。台司孟曰。姑娘言重矣。既如此。我當留此早餐。於是。一面即啓門而入。遂同臨餐室。進早餐也。

三人同餐。互談甚濃。惟蓀德則時時起而淪茗。台司孟乃以果餌分飼馬利亞。馬利亞亦蹲於案際。見蓀德來時。則跳躍於各處。蓀德欲禁止之。然終無效。則亦聽之。時早餐已畢。迦因則往喂各小貓。蓀德曰。乞君告我以司梯爾老人爲何人。以其爲狀實奇特。頗足令人詫怪也。

台司孟歎曰。渠亦一可憐之老人耳。渠初非有惡意。蓋以潦倒失意。遂發此牢騷。老

妻物。故後僅遺一女。不啻視如掌珠。孰知其女乃與情人偕逃。司梯爾意甚憤懣。誓必報之。嗣復得其女處。寄來之函。司梯爾初不啓。封悉原書。退還二年後。此一對非正式之夫婦。往美國作漫遊。致皆葬身大西洋中。而老人亦幽閉格拉勃爾杜門。謝客與世。幾絕。彼雖常與余往還。然余知彼之事。殊鮮不知者。視彼形狀。大似曩暴實則其心無他。特以彼之晚景而論。亦可謂淒獨極矣。

蓓德曰。彼格拉勃爾地方如何。台司孟曰。我未能知之也。且我知曾親蒞此之人。鮮彼所居。僅有一人及二僕。僕爲夫婦兩人。其妻爲聾者。渠有可畏之狗。一實非婁德。乃曼司的夫。彼甚欽敬姑娘。譽不絕口也。蓓德曰。余初以爲渠乃快樂中人。今乃知其如此耳。台司孟曰。彼亦曾有慢及密司處乎。蓓德曰。脫爲少年。應與之較。奈德爲淒獨之老人。亦當諒之。

台司孟笑曰。聞密司言。嗣後我輩當言詞益慎矣。此時二人散步於園林。爲意滋適。時正芳時。佳節。花氣襲人。台司孟曰。佳哉。此園足令人胸襟爲之一爽。蓓德曰。誠然。

布置亦佳。又曰：頃者老人何言？台司孟曰：此老所言，大抵涉及余結婚事耳。舊德曰：然曰：君已婚耶？

爾時寂默者半晌已而。舊德又曰：惜余未能早識君，俾得賀君嘉禮。台司孟曰：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脫有人告我以姑娘已訂，絲蘿余亦當爲之道賀也。我今詳告密司。我今將與密散司葛利福之從妹成婚禮也。舊德曰：噫，是卽迦因之姨阿加撒耳。台司孟曰：然，我輩訂婚已多年，當時爲年尙穉也。

舊德曰：然則……語至此，憂然而止。因念我以一女，耶盤詰人之家事於體，未洽。台司孟固已覺之，曰：余知之矣。密司將謂旣已訂婚，何不早娶乎？余實告君，我輩之所以不卽結婚者，其一卽以彼母多病，殊鮮侍奉之人。語時往來，蹀躞不已。因曰：余不應以此瀆姑娘聽。蓋余與姑娘爲初相識者耳。

舊德曰：此亦何妨？人每以此等事告我，我亦樂聞之。時台司孟出時，表觀之，曰：余且暫別。尙有三數函件，須待回復也。次日，台司孟不來，迦因頗爲怏怏。又明日爲星期。

五迦因曰。密司。蓓德。汝乃不喜。台司。孟致不來我家。此後禱告我不爲汝祝福矣。

第四章

星期六之晨。台司孟於早餐後。至葛利福家。彼謂行期已展。至下星期矣。嗣是台司孟亦常來此家。與蓓德傾談。友誼漸深。遂至無事不談。至是星期之第六日。台司孟乃束裝出蘭司。多去矣。蓓德斗覺少一傾談之人。驟增寂寞。良以台司孟足跡半地。球而蓓德又好聞其旅行及冒險之事實。迦因自台司孟去後。亦頗覺快快不樂。特其不樂之原因。則以無引逗跳躍之人。此其與蓓德不同之點耳。

逾十日後。蓓德乃步行至郵政局。將以所積得之資。兌換鎊金。寄家爾時。郵局中之執事某女士欣然語蓓德曰。密司知台司孟君以今晚歸乎。蓓德曰。我未知之也。女士曰。昨得一口信。知彼將以今晚歸。且密司知台司孟君係往與葛利福君之姨結婚乎。蓓德曰。此則余知之。

郵局中之女執事曰。彼較台司孟君爲年長。且貌醜。無倫。至台司孟君爲一紳士耳。

譽爲一美偉之人物。余聞此段姻緣，乃成於幼稚之年，故不相合。後以台司孟君遊歷外國，爲時頗久而其未婚妻之母又復多病，不能無人奉侍，因之遂延婚期。年此郵局中之女執事性好言，一引其機詞源，卽滾滾而下。於是傾倒筐篋，盡瀉胸中所有之史料而無餘。

它而適有人來購郵票方止，其翻瀾之舌，舊德乃將家書寄去，遂與點首告別。緩步而歸，細賞沿途之風景，及至將近蘭司多莊時，乃見迦因飛步來迎，卽語舊德曰：余與馬利亞方共演戲，馬利亞爲戲劇中之女郎，恩定而余爲大將，此即密司昨晚告余之故事也。余膝略受傷，而馬利亞亦微碎其爪。

舊德抵家後，不告迦因，以台司孟將歸事蓋深，恐女娃聞此，必不肯於晚間安睡也。矧台司孟非乘晚車不能到此，又奚能令迦因久待者？晚餐以後，舊德乃將種種趣味濃郁之小說及奇妙之歌詞，以媚女娃。迦因聞此，乃即睡去。舊德候其睡熟，卽竊至園林後，遂啓門而出。

禧德至門外見月光滿地夜氣清冷遂信步而行愈行愈遠亦不自知其何向入溝
槽火車站之一方面行禧德亦不自知何以如此深夜初無懼意彼心目中髣髴有
一嗚嗚之火車而已未幾火車已至台司孟携杖下車見禧德呼曰密司芙爾芳汝
何以遠道來此迎候誰耶

禧德曰將來候君耳君今日其往蘭司多莊乎台司孟曰諾迦因無恙乎禧德曰但
爾時禧德即出其纖纖玉手與台司孟握之曰密司脫台司孟自汝行後我無日不
念君也蓋此間苦岑寂略無可談之人不無悵悵耳

台司孟曰惟以余之爲人乃萍蹤不定者時時思出游他國顧醫生告余謂宜靜養
徒謂威爾西空氣與余至相宜余初不信然今且在是矣禧德曰觀君似有不適病
得非長途過於勞瘁耶台司孟曰我何瘁者惟中心無好懷耳禧德曰台司孟君汝
可止一片樂境何乃鬱鬱作是言

台司孟微喟曰我之心事密司奚能知之顧不知良佳知之徒爲我扼腕耳

德目注台司孟疑雲滿面而台司孟則出火柴燃煙吸之乃曰以吾二人相較姑媿或有真樂境也語至此又更易其詞曰日來曾見司梯爾否蓓德曰見之渠曾相約當拓半日之光陰與迦因一訪格拉勃爾老人之莊屋也

台司孟曰君近來乃不厭此老人耶蓓德曰余非惟不厭此老人且甚愛司梯爾君以彼殊一和藹可親之人且余亦甚哀憐之以其皤然一老爲境良淒獨耳台司孟點首曰然此老殊可憐兩人語時已達蘭司多莊蓓德曰君曾晚餐未台司孟曰餐已多時方語時斗然回顧曰噫迦因來矣

時則見女娃仍衣紅色之寢衣而入馬利亞自後隨之睡容可掬朦朧其兩眼語蓓德曰密司蓓德余覓汝久矣汝何往者回頭忽見台司孟在室乃力奔台司孟圍兩手抱其頸與之親吻台司孟亦抱迦因坐諸膝上

迦因泣曰方余初睡時渠乃以歌詞媚余促余使睡致余未見君之來此台司孟曰癡哉迦因余來有何可觀時已深夜汝宜睡矣汝若早睡者則至明日汝醒時余將

授汝以種種玩物。於是迦因仍歸寢。而台司孟則將手提之行李小件交付。蓓德即與握別。仍回郵局而去。

第五章

次日清晨。蓓德起身時。即不見迦。因與馬利亞中心頗爲皇皇。迅即梳掠往晤巴治。巴治曰。密司芙爾芳無庸驚懼。此事我思不足爲慮。余曾屢經之矣。其初頗爲惶駭。以爲必瀕斃。海水中或至失踪。繼而亦自歸。余聞台司孟已回郵局。或彼徑赴郵局去耳。蓓德曰。此亦臆想之詞。未審其果往尋台司孟與否也。

蓓德爾時即匆匆畢其早餐。將往覓之。顧甫經餐畢。而迦因已歸。冠旣失去。衣且皺污。更有麵包之屑與梅醬之痕。迦因即欣然言曰。我已偕台司孟君早餐矣。余且食雞蛋。炙魚。鹹肉之類。台司孟又餉余以紅茶。余殊愛之。

蓓德曰。汝乃不告我而去。如此頑劣。我今將不愛汝矣。迦因曰。頃以密司睡熟。故未告汝。余欲偕台司孟同來。而彼謂尙須修函。遂送余至將及門。次並與我以糖果一

盒。余尚擬索一盒。以與密司渠云。已畢。然則台司孟之愛余。良擊耳。

是日下午。天氣酷暑。街衢受烈日之曬。均皚皚成白色。幸格拉勃爾綠陰。濃厚。飾成一斑紋之圖。舊德偕迦。因行於綠陰之下。如入畫圖之中。司梯爾預知舊德將來。此故速出半里許。以迎候之。身後更隨一婁德。與另一巨犬舊德。素亦愛犬。第見老人之巨狗。獐狀可怕。則亦未免見之却步耳。

司梯爾曰。余爲潑魯篤介紹於密司潑魯篤。良友也。又拊其狗之頭曰。密司芙爾芳。及密司迦。因至此。當歡迎之。巨狗聞此。即止其吠聲。張目以視舊德之面。舊德細觀其狀。至爲佳美。而此狗又以鼻嗅舊德之手。若聽主人之言。以表其歡迎者。舊德亦以玉手拊其首。老人曰。請姑娘入室小坐者。

時老人揮手令狗去。笑曰。我殊老悖。今何以特破吾例。引入室。雖然。女郎耳。何碍也。因又呼曰。迦。因思飲乎。迦因曰。我不慣居此行。且求早歸家耳。老人曰。且勿急急。我方與密司芙爾芳有所談話。少選必送汝歸家。嗣即導至一老屋。牆壁皆滿。繞長。

春藤窗戶嚴閉。宛如屋宇已成。衰老長日閉而不啓也。

草地甚寬。一碧無際。花枝縱橫。歷亂時時。礙人行路。密樹蔽天。雖在赤日之下。亦覺胸襟爲之清涼。嗣入一巨廳。則茶點已備。尙有牛乳兩巨甯及餅餌之屬。羅列其前。特無鮮花之陳設。而室內奇暗。蓋玻璃塵積。光力已無從而入矣。

室中空氣惡劣。似久無人居者。蓓德處此頗覺凜凜。而彼頑強之小迦。因則手拈一餅而坐。司梯爾老人曰。汝輩年輕人。胃健任擇何物。隨意啖之。可耳。蓓德曰。敬謝先生拳拳之意。老人又曰。密司迦因汝何好者。迦因曰。密散司麗士在郵政局中告余。謂汝能弄風琴。余有一畫圖亦係弄風琴者。而傍側更有一跳戲之猴子。衣絳衣。大將之冠。余頗好之。汝亦好此猴乎。老人不審。迦因所謂則亦曰。余或未好之。

迦因曰。若亦有風琴乎。老人驟然曰。待余覓之。果有此物。亦未可知也。時蓓德在傍大笑。迦因不解。所謂己而老人乃出風琴爲奏一曲。奏畢。迦因曰。可矣。此時余必欲歸家矣。而蓓德喉中乃如有物梗塞。不能卽答。彼亦不能自解。其爲何故。爾時陽光

警。逝。廣。廳。中。奇。寂。沉。沉。然。如。入。墟。墓。之。中。司。梯。爾。立。近。蓓。德。之。次。注。視。蓓。德。面。龐。曰。密。司。何。以。有。不。豫。色。耶。言。時。亦。聲。至。幽。咽。蓓。德。微。笑。曰。異。哉。我。何。以。有。不。豫。色。哉。司。梯。爾。老。人。仍。以。柔。婉。之。聲。言。曰。密。司。眼。中。何。爲。有。淚。痕。也。蓓。德。曰。我。不。自。審。意。者。先。生。之。音。樂。感。人。深。耳。頃。者。先。生。歌。麗。曼。斗。之。詞。曰。去。兮。去。兮。去。兮。而。詔。我。以。末。日。之。言。兮。我。殊。不。欲。聞。此。悲。惻。之。歌。司。梯。爾。曰。麗。曼。斗。之。詞。果。如。是。也。少。選。又。曰。時。光。已。暮。君。輩。宜。歸。家。矣。行。再。相。見。

第六章

蘭。司。多。莊。初。無。禮。拜。堂。故。居。民。祈。禱。多。往。坎。偉。爾。以。爲。常。事。坎。偉。爾。之。住。持。曰。劉。偉。林。其。人。鬚。髮。白。如。霜。雪。道。貌。可。親。婦。孺。見。之。無。不。與。此。老。暱。卽。任。往。何。處。均。得。歡。迎。是。處。瀕。海。有。一。莊。屋。其。主。人。爲。一。年。可。三。十。之。美。婦。人。惟。以。病。故。爲。狀。至。瘦。怯。病。榻。移。徙。在。此。臨。海。之。窗。邊。者。蓋。六。年。於。茲。矣。婦。人。名。馥。里。賜。據。村。人。言。則。渠。已。謝。絕。塵。世。一。切。事。矣。蓓。德。自。詣。格。拉。勃。爾。之。翌。日。

迦因乃與蓓德言曰密司馥里賜頗欲識君願君一往見之我今日本欲往視德且我已告渠謂與密司蓓德偕也蓓德曰誰爲密司馥里賜者迦因曰密司馥里賜即名爲密司馥里賜耳渠即不能舉步者我謂彼殆無足之人也蓓德曰汝旣言與我偕者則我且伴汝往蓓德偕迦因方出門即見坎偉爾之住持方攜仗而來詢何往則以往訪馥里賜對劉偉林曰是也彼甚欲一見姑娘嗟夫是誠一悲慘史之材料也渠於六年前受重創於馬車自此以後即不能舉步矣彼住居於距郵政局約半里許之海濱居屋頗爲美麗也

蓓德曰渠一人獨居乎劉偉林曰尙有一從姊同住惟不甚相得幸有一侍役之人尙能稱意否則苦矣蓓德曰然凡世間不具之人最爲悲慘如我輩健全者寧能思及乎言已劉偉林別去

爾時迦因導引於前道遇一披髮之童子爲狀至污濁蓋此童子曰億文司素與迦因爲遊侶者也億文司曰久不見姑娘至海濱遊玩今適自何來迦因曰特往訪醫

司馥里賜耳。億文司曰：我今較前身體爲碩矣。迦因曰：汝亦不過八歲耳。我年長時，則能成大名耳。億文司曰：女子焉能享大名哉。

迦因曰：余聞巴治告我，謂余將來必成爲世界著名美麗之人。汝曾見密司荷德乎？彼之狀貌亦足稱美也。億文司曰：然。今汝輩至海濱，亦知海爲何人所創造乎？迦因曰：上帝。億文司曰：誠是。然則何物所造成歟？迦因曰：水耳。億文司曰：然哉。然哉。此時億文司遂跳躍自去。

已而荷德遂至馥里賜家。窗明几淨，案頭供以各種之鮮花。見一美婦人正斜欹於窗前榻上，其瘦怯之態可掬。迦因卽以女娃娃禮與之相見，並爲之介紹曰：我偕密司荷德來矣。馥里賜卽出其纖弱之手與之相握。荷德見其兩目明秀而漆黑之髮過於日際，語言清朗，彼微笑曰：得君惠臨，何幸如之。余爲孤另之人，想君亦深知之。余自迦因及他人之傳述，頗欲一見君也。荷德曰：余之形狀亦與密司相同。馥里賜曰：爾來。迦因曾發頑強之僻性乎？余聞台司孟言謂君之化導，迦因頗得奇效。荷德

聞此作驚訝之狀曰君識台司孟乎

馥里賜曰台司孟君爲多年之老友矣前晚渠尙爲我購得書籍雜誌甚夥余幸有此出版物足以自遣否則將何以消磨此光陰哉
馥德曰台司孟君前晚卽來訪君乎
馥里賜曰然馥德此時目中頗現悲惋之狀乃曰余思台司孟君實一仁厚長者
馥里賜曰非惟然也彼實一可憐人耳言時微歎

馥德曰余觀台司孟君狀至閑適則彼當爲一安樂之人何云可憐人耶
馥里賜不答因曰密司芙爾芳汝言汝之境况與我相同能告我以君事我輩雖交淺言深然同病相憐正可互相慰藉余富有書籍因病轉得清閑藉此自娛余雖閱過恣君書多未寓目也
馥德曰謝君見餉我必來借觀之蓋蘭司多莊實無可觀之書也
馥里賜笑頷之

馥德曰雖然余頗愛蘭司多莊且其全村居民頗欣欣然有樂趣也
馥里賜曰亦惟秋冬爲然耳至濱海之區風浪起時亦甚可畏我恒見海邊無一小艇卽爲危險可

懼之日。蓓德曰。當波濤奔騰時。余何嘗不懼。猶憶兒時。見一舟遇險。屍骸漂諸淺灘。而天正大雪。恐不死於水。亦將凍斃耳。如今夢中。猶髣髴見之。馥里賜以手接於蓓德之臂。曰。司梯爾老人嘗念及密司。余聞彼言之屢矣。蓓德曰。余與迦因。昨往茶會。其家君知之否。渠善弄風琴。昨爲余奏一曲。頗可入聽。惜令人淒惋欲絕耳。馥里賜曰。彼屋亦殊荒涼。令人不怡。蓓德曰。密司言然。特我則除客室外。他處尙多未經。歷且屋中到處均黑闇。我恐居是屋者不甚開其襟抱也。時蓓德與馥里賜談興甚濃。一似素相識者。蓓德即語以家中瑣事。並及倫敦之富麗。馥里賜傾耳聽之。至爲有味。及蓓德起身欲行時。則曰。君須常見惠臨。勿棄余如遺也。蓓德曰。必來。必來。余亦甚願見密司也。

轉瞬間。則迦因已不審何往。當蓓德與馥里賜方密談時。渠已乘間他往矣。蓓德即匆匆歸家。行經郵政局之門。即聞頭上有歡呼聲。仰首以望。則見迦因兩頰絳紅。之面伸出於台。司孟所居屋之窗口。蓓德以手招之。曰。迦因。趣下。迦因則僞作不聞也。

者又散匿其身以與蓓德戲。至蓓德行時則又探首窗外呼密司。美爾芳。蓓德亦弗顧。至將抵家時斗聞急步細碎聲。則迦因自後追至。以雙手力抱蓓德之脛。曰。蓓德。姑娘請緩緩行也。

蓓德愠曰。迦因我不愛汝矣。何以不告而去。余將謂汝已失踪。令我抱憂。迦因曰。余往訪台司孟先生耳。蓓德曰。嗣後汝欲他往者務必告我。今且睡矣。迦因睡後。蓓德徘徊廊下。見億文司自外入。曰。我來視迦因。姑娘者。蓓德曰。適已睡矣。億文司舉目以視蓓德之面。曰。睡何早耶。恐迦因又發頑強之性。姑娘曾亦責渠耶。蓓德曰。稍加訶責彼已睡矣。

億文司於此徘徊者久之。曰。密司一雙美目。實妙絕無倫。似一泓秋水。明澈到底。我實願每日一覲汝容。蓓德曰。恣汝來視可也。億文司曰。然則我當每日至此。蓓德曰。汝能令迦因不倔強則更佳耳。億文司曰。我將試之。在理我年較長而又爲男子。彼當畏我。特迦因則不然。

舊德曰。汝謂女子當畏男子。耶。恐亦未必然也。億文司曰。譬如台司孟先生。年長於密司。而又爲男子。密司亦當畏彼。忽聞意外有人呼曰。汝乃妄言。密司芙爾芳何以畏我。我乃畏彼耳。億文司曰。此何故。歟。詎密司芙爾芳。乃能飛凌空氣中乎。以密司容貌言。則眞如天人。我但覺其可畏。不覺其可愛耳。

億文司曰。今已夜膳時矣。我將卽歸台司。孟曰。行再相見。億文司又與舊德握別。台司孟戲語。億文司曰。汝謂密司美麗如天人。詎知其爲魔神耳。億文司聞言。力辯其非事。雖出於戲言。而億文司敦摯之意。溢於言表。舊德實心感之。並與之接吻。稱之爲忠於辯護之小律師。

億文司此時意態昂昂然。至爲歡悅。以舊德之與己接吻。遂覺滿面俱有光輝而已。身亦覺較前爲碩。歸後當晚膳時。億文司力味舊德之言。覺其稱己爲忠於辯護之小律師。得密司芙爾芳一言。殊覺光榮云。

第七章

億文司去後。舊德與台司孟默坐。可數分鐘。台司孟笑曰。億文司一村童。乃亦崇拜。姑娘爲天人。可知天下有目皆同視也。時迦因已自房中出。熨其兩目。曰。密司舊德。我今不愛汝矣。汝乃與億文司接吻。余實見之。汝不應與他孩接吻。余明日見億文司時。當痛毆之。台司孟曰。迦因試來。此迦因曰。我不來。前汝亦惡億文司乎。願何以任其至此也。

台司孟曰。否。彼實一可憐之童子耳。我何爲而惡彼。迦因曰。余嗣今以後。將不許其來。此蓋欲來與密司舊德接吻也。台司孟曰。汝不知凡爲。男子者。倘有女子欲與接吻。義難拒絕。矧億文司爲一童子耶。迦因曰。此又何故。台司孟曰。此爲一不成文之法典。汝今方幼穉。年長時。當能知之。迦因曰。脫令有一女子欲與汝接吻。汝亦願之乎。台司孟曰。此亦至無足奇之事。特閨閣中人對余。曾未有此儀。

迦因曰。異哉。接吻即稱爲墮儀乎。汝突欲有女子與汝接吻乎。台司孟曰。此不可得之事也。迦因曰。假令密司舊德與汝接吻。汝亦願之乎。我知汝必大願。台司孟默然。

不答而面色大赤久之乃言曰迦因汝孩子家何不擇言若此少選密司芙蓉膏將答爾矣迦因曰否密司決不答余

台司孟曰迦因汝亦進晚膳未蓓德曰否渠今日不復進晚餐矣迦因曰無他余欲令密司脫台司孟伴余就床而睡蓓德曰汝又頑性發矣密司脫台司孟何能伴汝睡其偕我往也可然迦因則力握台司孟之手不放台司孟無已則曰密司芙蓉膏我同伴彼睡乎在前固亦嘗爲之也

蓓德曰特恐縱彼頑性致成習慣將來益無可收拾女嬉急搖手曰決不致此台司孟笑曰然則偕來也可矣台司孟伴迦因入室即與之接吻乃令其安臥床上以被蓋之遂卽入室蓓德曰迦因已睡乎此兒輒發頑性如何可耐也台司孟曰姑娘余得在此晚膳否

蓓德曰余未之知恐除雞子及紅茶外別無佳餐足以餉君耳台司孟曰此亦何害余豈蒞此作上賓者蓓德笑頷之台司孟曰余視此家直等於吾賴司文莊蓓德曰

君乃不常歸家。耶台司孟曰：我不來足令迦因不歡，且亦爲姑娘破。茲寂寞，蓓德曰：余今者經訪密司馥里，賜余殊與彼相愛也。

台司孟曰：然馥里賜爲至可愛之人，惟其境遇實大，可憐。蓓德曰：我亦略審一二。此文司曾道彼於嘉禮前之數日，突遭此不幸。事台司孟曰：更有可悲之事在也。一月後，其所天乃患腸窒，扶斯病而逝世。是人爲余之同學友，端正明達之士也。

蓓德慘然曰：天之酷人，抑何烈耶！台司孟曰：姑娘不知耳。世界悲慘無告之人，寧有涯。淡總之人，墮塵球中，即有無量苦趣。方語時，巴治忽來曰：晚膳備矣，又低語。蓓德曰：因歎留密司脫台司孟在此，晚餐我已將明日早餐之魚煎之矣。時蓓德與台司孟同餐，微聞刀叉之屬，錚然作聲，而兩人相對無語也。

少選，台司孟忽停其手中所持之刀，又曰：密司芙爾芳，我輩頃者不言人生悲慘事乎？第我意我輩當道快樂之事，不當道悲慘之事。蓓德曰：君言良然，但此亦隨人境遇而然者。然則君能舉其生平所快樂者告人乎？台司孟曰：余安有快樂之境遇者。

姑娘慧心人詎尙未能洞矚我歟

舊德曰我觀君爲狀殊伊鬱殆亦有所不適耶我有一不應詢君之事頗聞人道及君之遲遲未成婚禮者就中乃有他故也台司孟聞言溫愉之容斗易以慘淒之色因徐徐答曰否我輩從未反目矧以吾兩人感情尙淺不應有此種事

少進又曰以年歲論吾輩早應結婚矣渠父與吾父爲一同學友當余在襁褓時即訂婚姻之事至余成人後則以渠母爲病魔所纏繞雅不欲其女離彼膝下遂遲滯以至于今舊德曰然則彼母亦太不曉事如此則甯不阻君兩人終身事耶台司孟微搖其首曰幸而余與吾未婚妻亞嘉利均不咎彼也

台司孟語至此又曰我過矣我不應以此等事勞姑娘綺注也舊德曰否我轉樂聞君事耳如君所言恐彼病母在堂終不能與君有結婚事也台司孟曰大約如是特我亦未便詢彼以此語耳舊德曰彼係孀乎曰然曰君堂上具慶乎台司孟曰我老親長逝久矣

蓓德沈吟者半晌曰然則君蓋爲不早日完姻而並迎彼母同居乎台司孟聞此即皺眉言曰謝君關愛然我實告君余與密散司新克來殊未能投契也蓓德曰余實不知其內容如此台司孟曰我且忘告君一語矣余雖與新克來有所不洽而於亞嘉利實無所芥蒂惟我輩尙未成婚而當時訂婚亦均在襁褓之中此種事實鑄大錯須知夫婦者當以眞愛情相結合否則且將因之而生不幸之結果至可慮耳

蓓德曰我生平尙未知所謂用情然於小說中恒有見描寫愛情處至爲濃郁抑若人之一生均爲此情所包裹者台司孟曰姑娘云生平尙未知所謂用情者此實爲幸事須知情之爲物如張一網故意欲人陷溺其中凡人一顛墜入於情網則百計擺脫均無所施其力故我謂惟善用其情者庶無痛苦耳蓓德曰聞君所言何以深知情愛之源且君之所言抑似從實驗而得者究何故歟台司孟默然

少選蓓德曰恕余失言余實無權可以調君家事特我輩偶談及此遂不覺耳台司孟曰我事卽告姑娘當亦無碍方兩人語時即聞有叩門聲蓓德曰入之則履聲囊

然蓋老人司梯爾也。司梯爾熟視台司孟之顏曰：君何時來此？得非已久耶？台司孟曰：翁詢我何意？老人曰：我實訝君何以戀此蘭司多莊而不欲去，詎將于此了其餘年乎？

台司孟蘊怒曰：先生此言太不自檢，將令余何能承認汝言？司梯爾曰：非也。我思密散司新克來盼君切矣。台司孟曰：此又何與先生事者？敢問君以何事致阻蘇格蘭之行？司梯爾曰：無他，老人懼跋涉耳。老人復轉身語蓓德曰：我頃自此間門前過，見燈火熒然，乃知姑娘未睡。然時已深夜矣。台司孟出懷中表視之，乃曰：余當去矣。明日再相見也。遂與蓓德握手爲別。

台司孟去後，司梯爾老人歎息曰：可憐此少年，竟欲驅車入不正之軌道。姑娘恐未知渠已訂婚耶？蓓德曰：余已知之。然彼尙未結婚耳。老人曰：姑娘已知之耶？蓓德笑曰：早已知之。司梯爾先生汝將謂我輩有情愫乎？此實汝心中無謂之疑慮耳。汝乃未知吾心。蓋我已誓將爲守貞不字之人也。司梯爾搖手曰：姑娘勿作此言。老朽觀

汝之目光絕非此類而不聞女冠懷春之詩乎。出世之想不當出諸青年女孺之口。老人又曰：此非老人苛責姑娘時已。深夜奈何尙與此少年傾談。若余則老矣。在姑娘可爲祖父輩行。故無妨碍。余故以此忠告姑娘。人言滋可畏也。且我觀台司孟已顛倒於姑娘之麗質。此不能避我之老眼者也。他日深陷情網。萬劫不能解脫。嗚呼。兩人均入苦惱之境矣。老人閱歷已深。不能不警告汝輩。

蓓德斜坐於軟椅之上。疊雙指於唇際。嗣曰：渠非已訂婚耶。老人歎曰：諺有之云：橫竹之籬籬安足。柙脫羈之馬。匪特此也。彼旣傾情於姑娘。姑娘亦能自持乎。蓓德微搖其首曰：否。此於我何與者。老人曰：姑娘雖自承無與。然隱隱中能引彼男子入于情海之中。在已固有所不覺也。

蓓德曰：否。我之與台司孟君。不過爲友朋之相得者耳。其中本不涉男女之愛。台司孟早已訂婚。想必不作他想。而余以蒲柳之質。亦何足爲人所見愛。先生可絕此慮。慮心者。老人曰：但能如姑娘言者。甯非最佳之事。即台司孟亦爲守正之士。是我所

心許者特恐一入情天均屬無關耳。老人語言直懇，姑娘勿以爲怪。

蓓德曰：我何能怪汝？總之台司孟與我僅有友誼之可言，不涉他意。先生之相勸實未中肯綮。然汝爲淒獨傷心之老人，故恒爲消極一方面着想。我亦決不因是而相責也。司梯爾老人頽然坐于椅上，搖首無語。

蓓德曰：司梯爾先生詎不嫌於我言耶？司梯爾曰：否。余自知爲一劣性之老人，原非愉樂之少年。可比汝既知余陷於淒涼之境界者，已數年，則我願上帝勿令汝亦涉此境耳。嗣兩人默坐可數分鐘，老人即起立曰：余今歸矣。蓓德曰：我伴先生行數武可乎？老人曰：勿爾。夜氣已深，姑娘至園門時即停玉趾可耳。

蓓德目送此駝背老人去後，即回至室中，行將就臥，斗見迦因坐於枕上，嚶嚶啜泣。而馬利亞則閃其雙目以注視蓓德之面狀，至可憐。蓓德見之大啓其哀憐之心，即擁此女娃於懷，曰：迦因，我親愛之迦因，汝何悲耶？迦因泣曰：密司蓓德，汝實忍心。我頃者夢身墮海中，而君乃不來救我，匪惟不救，汝與台司孟反大笑不止。後遂狂奔。

而○去○既○而○來○一○凶○獍○之○蟹○力○鉗○余○足○余○駭○極○而○呼○噤○不○能○聲○又○追○汝○後○以○手○力○握○汝○裾○汝○乃○用○力○推○之○且○言○此○後○將○永○不○愛○我○台○司○孟○亦○不○爲○余○一○緩○頰○嗚○呼○密○司○蓓○德○我○嗣○後○決○不○頑○強○矣○汝○其○恕○余○哉○蓓○德○曰○否○此○乃○夢○境○也○遂○撫○之○使○睡○逾○一○時○許○迦○因○復○沈○沈○睡○去○

第八章

一日午後天氣至爲炎暑。巴治曰：密司芙爾芳，我將告假數小時出外往訪一人也。蓓德曰：可。然我觀汝日來似有沈憂之色，汝其有難言之隱乎？

巴治曰：諒哉。密司此時巴治方欲續語時，斗發尖銳哭泣之音。曰：密司芙爾芳，我今日實遇有不幸事，蓋以吾夫之故，乃令余身受無量痛苦也。猶憶於十年前之夏初，遇彼於公園，未及兩星期，吾輩遂成夫婦。孰知結婚纔一月，彼即挾我所有而逃，未幾歸來，又誑我三磅十先令，今渠已成廢疾，尙欲余爲之看護。蓓德曰：不幸哉，汝也是真足令人扼腕，特不審汝尙愛之否耶？巴治曰：夫婦之道必有互相愛憐之情，試

思我乃依人作嫁之人所得儲蓄節衣縮食何等困難彼既挾我所有而去不思購又誑我資我今日又安得尙有三磅十先令以供彼揮霍耶

語至此搖首微喟又曰以密司方青年本不可與言此總之余遇此人已屬不幸又資以金錢則真大愚以我今日身世幾欲勸世界女子咸以不嫁爲是蓋無論如何女子終處於吃虧之地步蓓德曰然則汝今往見爾夫耶巴治曰然余且一律禱嘗於晚餐前歸家也今日一切事余均料理就緒矣

自巴治去後蓓德遂與迦因攜手至海濱羣狗均隨其後至則迦因自去覓伴同遊而蓓德則攜一書坐海濱讀之已而見億文司來與羣狗戲舉首見蓓德即趨前爲禮曰姑娘晚安又凝視蓓德之面曰我甚樂見姑娘蓓德曰我亦甚喜見君億文司曰我之樂乃樂姑娘之美麗耳蓓德曰我亦喜君之守禮

億文司注視蓓德之面曰姑娘喜守禮之人耶蓓德曰然億文司曰既如此余他日必爲一守禮之士已而又以面向郵局一方面曰彼人亦守禮之士乎蓓德曰君之

所指爲誰得無謂。台司孟先生乎。億文司曰。然我知姑娘必喜見彼也。蓓德默然無語。億文司曰。彼非獨爲守禮之士。抑且爲智慧之人。是我所欽佩者。台司孟君嘗遊歷各國。其於世界知識頗富。我他日亦必如此姑娘。我若富於世界知識。爾時姑娘必樂見我。必願與之握手。而我亦可傲於儕輩。曰。此余未達時所識之密司。司芙爾芳也。而英倫各新聞紙且將爭載此佳話矣。

蓓德曰。汝言論滔滔不竭。實爲一滑稽之童子。億文司聞言不樂。曰。姑娘視我爲滑稽乎。其實余之所言均由衷而發。他日必欲成爲一著名之紳士也。彼人亦非爲紳士乎。蓓德曰。汝又謂台司孟先生乎。億文司曰。然余他日必爲紳士無疑。姑娘以爲然否。蓓德曰。有志者事竟成。特爲紳士者當有種種德行事耳。億文司曰。然則姑娘當詔我須有何種德行。乃成紳士。蓓德嫣然微笑。以手展弄書葉。嗣曰。君聽之余於格言中頗聞道及之。凡爲紳士者當具有忠誠勇敢智慧以及一切道德之心。蘊之於中。表之於外。始爲君子。爲社會所崇仰。億文司曰。何謂忠誠。蓓德曰。是豈一時所

能盡言。

億文司曰：「姑娘試言之，俾我得有所遵循也。」蓓德曰：「譬如不攘竊人物，不打誑語，皆屬忠誠之初步。此又奚能盡道？迨汝成人，自能知之。」爾時迦因已跳躍歸來，即坐於蓓德膝上。億文司出鉛筆錄取蓓德所云格言，中紳士之資格，復自念曰：「所云忠誠忠誠者，其即勿欺、勿詐之謂乎？」

迦因忽曰：「更有當余佇立海濱時，勿擠余使落水。」蓓德聞言大笑。億文司乃將蓓德所道之名詞一一詳解之。至「智慧」兩字，又不能解，以詢蓓德。蓓德爲一譬解之。億文司又曰：「然則男子智慧乎？抑女子智慧乎？」蓓德曰：「男女各有智愚之區別。」迦因曰：「密司芙爾芳，卽智慧者。」億文司曰：「然密司芙爾芳果智慧人也。」

蓓德聞兩小兒弄舌，頗爲欣悅。迦因曰：「億文司，我恐汝乃一不慧之兒。」億文司曰：「否。迦因實至愚。」迦因曰：「我必較汝爲智。我能算明我錢盒中之錢數。」億文司曰：「此何足爲智？智者不屑言金錢方語。時突聞有人呼曰：『余亦贊成億文司之言。』」迦因回首視

之。蓋台司孟也。此時蓓德即整衣起迎而迦因又直撲其懷。

億文司曰台司孟先生密司芙爾芳稱許汝爲守禮之士並爲著名之紳士台司孟曰我何敢當此須輿論推崇者又向蓓德曰姑娘閱何書乎蓓德曰此爲一鈔本之名人言行錄台司孟曰請賜一觀蓓德曰可因即授書與台司孟

億文司亦依於台司孟之肘傍睜眼觀覽曰密司脫台司孟汝試誦之台司孟乃手展書葉口中誦之億文司側耳聽之若頗領悟已復起立曰我其回家矣我允阿母早歸啜茗忠誠之君子在理不能爽約台司孟先生以爲然乎台司孟曰善哉善哉此密司芙爾芳化導之力也

億文司既去蓓德與迦因散步於砂隄之上因曰億文司佳童也我望其至成人時必爲一善良之子迦因曰渠不過一絳髮之兒童耳密司何愛之若此蓓德曰凡爲佳良之兒童我必愛之故汝若能馴良不頑強者則我之愛汝自當更甚於億文司台司孟曰迦因汝當知密司芙爾芳之愛汝更甚於億文司也迦因不語目視台司

孟曰。我觀汝面有倦容。略似不適者何也。台司孟曰。然故至海濱散步。略吸新鮮空氣。耳蓓德見台司孟。雖與迦因笑語而倦頹之容可掬。乃曰。迦因之言。果不謬。台司孟先生今日殊有倦容耳。台司孟曰。然是蓋昨日失眠所致耳。已而台司孟匆匆即歸至郵局時。即得一函。其字跡雖欹斜。確爲一婦人手筆。墨色亦甚淡。詞曰。我輩於昨日歸。吾母病乃轉劇。醫生賽爾文言。吾母末日之期近矣。君能一臨視乎。且吾母病中亦常道及君也。台司孟即將來函實之衣囊中。至於終夜不能成眠。明日紅日照窗櫺間。尙未起身也。

午後。台司孟往訪馥里賜。馥里賜以枯坐岑寂之一室中。見台司孟來。則大悅。乃曰。台司孟先生。余甚樂見君。蓋昨宵夢中亦見及君。正欲相告也。台司孟曰。厥夢何狀。馥里賜曰。此夢至爲離奇。及今我心胸猶惴惴然。蓋夢君入於困難之境矣。台司孟乾笑曰。事或有之。

馥里賜曰。我今見君顏色。則似覺與此夢有關。夢中髣髴我輩植立於最高之懸崖。

巨颯斗起。然猶及見君之談論自如。已而乃見君所立之地。似有崩潰之狀。而君亦隨之顛落。余雖欲竭力援君而已。無及少選。即不見君影矣。余夢中大呼。亦遂驚醒。台司孟聞言。容色遽變。曰。余昨接亞嘉利函。渠母病已大劇。囑余即日往視。馥里賜曰。在禮。君宜即往。台司孟曰。我亦云然。說時環走於室中。似大費躊躇者。馥里賜曰。台司孟。君我有一語。殊不應出諸我口。君既如此。曷不早自爲計乎。台司孟瞠目曰。密司馥里。賜所謂早自爲計者。果含有何種意味。耶。其將謂與彼人離異歟。語至此。台司孟顛聲欲哭。曰。余生平從未有名譽事。今一旦宣告離婚。我固有自由之權。然人必不諒我心。休矣。密司馥里。賜請勿復言此矣。此時台司孟坐於案側。以雙手掩目。嗟歎不已。馥里賜曰。台司孟。君恕余妄言。須知余之出此。良非無因。強合之。合終非佳偶耳。

第九章

方兩人談話時。蓓德忽推門而入。時三人皆無言。台司孟即起而與主人道別。容色

殊。慘。淡。不。歡。者。蓓。德。初。未。知。渠。輩。所。談。何。事。斗。見。其。來。語。言。即。憂。爾。中。止。故。胸。中。不。無。疑。慮。既。念。馥。里。賜。戚。戚。一。孀。詎。與。台。司。孟。作。密。談。於。禮。得。無。有。不。洽。乎。然。此。事。本。無。與。於。蓓。德。而。蓓。德。乃。若。有。不。懌。於。心。者。

在。馥。里。賜。一。方。面。則。亦。以。爲。蓓。德。此。來。乃。橫。斷。若。輩。之。深。談。心。中。雅。不。爲。然。又。以。爲。蓓。德。有。意。來。此。擾。彼。清。話。實。則。此。種。觀。念。均。與。事。實。相。距。大。遠。蓓。德。見。台。司。孟。既。行。亦。即。出。而。散。步。於。深。林。中。坐。於。一。已。倒。之。樹。根。上。默。念。所。受。之。感。觸。蓋。最。可。異。者。則。近。日。台。司。孟。三。字。直。鐫。余。心。余。何。以。不。能。揮。之。腦。外。使。我。不。能。記。憶。耶。我。心。本。清。白。無。他。乃。以。渠。故。而。使。之。迷。離。昏。沉。不。能。解。脫。耶。是。真。懊。惱。之。物。也。

蓓。德。心。如。轆。轤。迴。旋。上。下。無。以。自。解。惟。有。一。事。如。迷。瞽。中。斗。聞。清。磬。一。聲。者。則。台。司。孟。已。訂。婚。矣。蓓。德。每。思。及。此。心。乃。略。安。實。則。馥。里。賜。與。台。司。孟。不。過。以。友。誼。相。結。初。無。他。意。而。蓓。德。乃。竊。竊。疑。之。漸。中。以。妒。心。亦。殊。可。笑。斜。陽。一。角。高。掛。於。林。際。之。遠。塔。蓓。德。乃。閑。步。歸。家。沉。沉。寡。歡。意。殊。不。適。默。念。已。之。一。生。殆。將。入。於。憂。患。之。境。矣。

蓋台司孟自幼與亞嘉利訂婚。後心常怏怏。以婚姻本當自由。奈何強迫成此。特台司孟雖以此意存之。心頭顧未嘗明言於人也。以是居恒鬱鬱。默念今尙自由。脫與亞嘉利一結婚。後則一切自由。權亦隨而消滅之。寧非直墜諸悲慘之淵。惟台司孟恒念我雖不愛亞嘉利。而亞嘉利尙與我無忤。第強與之合。殊令人終身不歡。是何可者。嗚呼。凡此思想。在台司孟未見蓓德時。早存此念。矧今日更有一貌如天人之蓓德。常接觸於心目中乎。

台司孟閑步至海濱。則見落日爲晚霞所壓。其色成紫浪花。擁處幻成千萬之紅色。雞冠花。斗聞背後有人呼曰。噫。汝在此作什麼。生台司孟回顧其人。乃司梯爾也。司梯爾笑曰。台司孟。汝何思之深耶。台司孟歎息曰。先生豈能知余心事者。司梯爾注視台司孟。不作一語。更以兩手插衣袋中。遙望海中之晚景。旣而微喟曰。君亦可以歸矣。台司孟曰。我將歸何處乎。其將往就魔神乎。

司梯爾曰。台司孟。汝當知我言中之意。我謂汝來此已久。或當去此。台司孟曰。然。余

亦頗思去此。司梯爾曰：佳。最好。明日即行。台司孟曰：余以後日去耳。因念刻尙有事也。司梯爾曰：甚善。甚善。未幾，彼即蹣跚而去。台司孟此時中心憤極，沿海濱而行。至一處，則有小艇一艘，方纔於岸旁。台司孟即一躍入船中，解其纜，持一槳，划之，便開少選，即盪入烟波中去矣。

台司孟借此弄船爲樂，欲力祛腦中積鬱而去之。顧終難即忘心目中髣髴，常有此蝦腰駝背之老人，與夫窈窕綽約之女郎往來其間。台司孟當弄槳時，則力噙其齒，爲狀至憤憤，更有一事不能去諸懷者，則蓓德與已之情愴，將與日俱深，幾不能以慧劍斬斷之。以心常茫茫然，不知所措。

台司孟又虛擬于明日將偕蓓德與迦，因往遊包麗提山之巔。儘一日之游，至晚則擬與蓓德晚餐于奇麗精緻之小餐館中。綺窗四敞，以聽海風之入室。餐後，令迦因安睡而已。與蓓德則攜手於花氣襲人之一小園中，至疏星淡月，夜氣蕭閑時，乃與蓓德握手告別。自此即歸與亞嘉利偕，老終身或不更至蘭司多矣。

顧台司孟方作此幻想而孰知盪槳已深入海水深處斗遇一巨浪出其前越小舟而過台司孟衣服亦爲浪花所濕忽見黑雲迷漫赤日爲障而颶風遽起此時迦因家之巴治方在整理晚餐乃曰大維司告余謂台司孟先生于晚間乘小舟出遊刻尙未歸來也蓓德聞之即向窗間探望曰是何船耶

巴治曰即最小之船大維司織於海岸者台司孟先生已借用數次然從未有以此種天氣出游者今渠尙未傍岸爲道甚險也蓓德聞之驚愁欲絕已而迦因與馬利亞入今日迦因殊不歡則以小貓之尾爲爐火所焦蓓德極意慰留之始睡

蓓德安排迦因睡後即疾趨至門前時則大風如吼樹枝皆上下亂搖老屋受風乃作鬼嘯之聲向海濱一望則巨浪如山奔騰不已而飛白之浪花竟至侵及岸上此種恐怖之狀幾令蓓德心爲之碎念彼人以一葉之小舟安能堪此滔天之風浪蓓德此時亦不顧及夜深風猛爲狀乃似狂易矣

大維司之艤船處在蘭司多莊之西海岸相距不過半英里許蓓德以爲脫台斯孟

上。岸。者。必。在。此。間。蓋。此。時。舊。德。以。不。得。台。司。孟。之。真。實。消。息。中。心。即。不。能。平。帖。於。是。疾。趨。而。前。風。猛。幾。不。能。透。氣。而。髮。如。飄。蓬。亦。所。不。顧。爾。時。天。色。洞。黑。初。難。辨。別。其。方。向。舊。德。猛。力。前。進。突。有。一。物。撞。之。欲。倒。幸。而。有。一。強。有。力。之。臂。扶。之。使。不。傾。跌。噫。伊。何。人。者。

舊。德。久。之。始。呼。曰。噫。敬。謝。上。帝。君。其。歸。乎。即。聞。有。一。至。懇。切。摯。愛。之。聲。呼。曰。舊。德。舊。德。汝。何。事。匆。促。若。此。其。繫。念。余。耶。幸。余。已。出。險。矣。而。汝。乃。奔。波。於。此。狂。風。黑。夜。中。乎。此。時。台。司。孟。以。臂。力。挽。舊。德。倍。極。親。暱。而。舊。德。則。俯。首。不。語。此。種。境。界。將。謂。兩。人。初。無。情。愫。則。我。不。敢。作。此。矯。情。之。言。以。欺。讀。者。諸。君。舊。德。默。立。少。時。即。力。脫。台。司。孟。之。手。飛。奔。而。歸。入。室。後。既。不。燃。火。亦。不。解。衣。擁。被。蒙。頭。而。臥。在。被。中。則。默。誦。其。感。謝。上。帝。之。詞。惟。恍。惚。中。憶。有。一。事。則。台。司。孟。似。與。已。曾。一。接。吻。也。

第十章

次。日。清。晨。天。氣。轉。佳。海。水。澄。碧。景。物。如。笑。迴。憶。昨。晚。之。駭。浪。怒。潮。與。夫。今。日。之。光。風。

○蹴○日○眞○覺○大○地○之○變○幻○不○測○也○迦○因○晨○興○即○跳○躍○而○言○曰○我○輩○今○日○其○往○包○麗○提○山○
○乎○語○時○左○右○跳○躍○狀○至○欣○悅○將○及○十○一○點○鐘○而○台○司○孟○來○矣○容○色○黯○然○精○神○頹○喪○一○
○如○昨○宵○未○睡○者○蓋○台○司○孟○昨○夜○果○一○夜○未○曾○闔○目○以○心○事○如○潮○實○較○諸○海○中○風○浪○爲○
○更○巨○也○

○時○蓓○德○即○與○台○司○孟○握○手○曰○余○以○爲○今○日○其○不○往○包○麗○提○山○乎○台○司○孟○曰○奈○何○不○往○
○者○前○日○姑○娘○已○允○我○矣○如○何○可○中○變○也○且○余○亦○以○此○而○稽○留○耳○蓓○德○曰○今○日○必○欲○往○
○乎○或○者○稍○緩○兩○星○期○往○亦○無○不○可○台○司○孟○曰○余○亦○頗○思○及○此○特○勢○有○所○不○能○耳○爾○時○
○迦○因○亦○入○室○中○即○縱○身○以○入○台○司○孟○之○懷○曰○余○已○將○馬○利○亞○閉○諸○籠○中○巴○治○謂○我○輩○
○行○後○恐○其○他○逸○也○余○且○多○備○食○物○以○喂○之○矣○

○方○迦○因○滔○滔○不○已○時○而○台○司○孟○與○蓓○德○相○視○無○語○蓋○若○輩○兩○人○均○憶○及○昨○夜○事○也○已○
○而○渠○輩○遂○行○穿○林○度○陌○漸○至○一○叢○蔚○多○樹○之○山○此○即○包○麗○提○也○行○行○至○半○途○即○暫○爾○
○休○憩○並○出○其○提○饜○餉○之○有○種○種○冷○食○以○及○酒○果○牛○乳○之○屬○迦○因○樂○甚○見○台○司○孟○狀○貌○

異昔乃曰台司孟先生汝患頭痛乎台司孟曰否迦因曰然則我觀汝爲狀至疲勞者何也

台司孟以他詞亂之則曰迦因汝可愛之孩其飲此牛乳者迦因一飲而盡台司孟更以種種食物與之並授蓓德兩人絮語多時於是整理食榼仍往包麗提山巔來迦因則奮力迅奔及至山巔則見村落環繞一覽無餘以今日天氣佳晴倍覺較前爲清新也台司孟燃烟力吸憩息於碧草之茵

此時迦因方跳躍於各處而蓓德則忽而大笑忽而默然不語似心中有無限感觸者此不過兩小時中而蓓德之思想乃千變萬化台司孟則沉默吸煙初不作一語少選台司孟突然起立曰噫天將霧矣我輩宜即下山否則爲道甚險也蓓德聞言斗將其腦中虛構之樂境遽爾消滅之

蓋蓓德亦頗聞山霧之迷漫良足致人於危險因之中心亦惴惴台司孟於是力抱迦因於懷而攜蓓德之手以行蓓德曰此食榼將如何者台司孟曰棄之可耳十分

鐘後若輩方至半途而濃霧如白幕已包圍於四週矣。迦因大呼曰：余欲回家矣。此時張目不見一物，余殊怖甚。

台司孟極力慰撫之。又行數十武，台司孟曰：噫！我輩入歧途矣。今惟有坐待此霧之退，方能再進。蓓德曰：否！我輩當勉力前進，遲則更非所宜。第蓓德欲行而台司孟力握其臂，弗釋。曰：姑娘少安，無躁且坐，此稍憩也。

蓓德不得已仍復坐下，而台司孟亦即坐其傍，謂山路崎嶇，霧又濃厚，爲道甚險，不如暫時憩息於此，以待霧解。爾時渠輩初方談論已遂，寂然。蓋濃霧密布，衣爲之濕，而對面且不見人。蓓德且覺精神疲倦，四肢已遂麻木，中心惴恐，幾欲悲呼。台司孟以臂環抱蓓德，極力撫慰之。

已而蓓德之首漸僵，傍至於台司孟之胸次，但覺其胸中跳盪不已，因知其呼吸甚促也。顧山中寒氣砭人，殊難堪。此於是與迦因等三人團聚一處，狀至狼狽。惟彼二人則因是而更爲親密。蓓德曰：霧氣更重，不審以何時始解。台司孟曰：尙須少待。蓓

德曰。司梯爾先生必繫念我輩。渠恐今日有霧。故不欲余今日蒞此。

台司孟謂司梯爾之老人。殊令人可厭。蓓德曰。司梯爾爲余之友。汝不應無故責彼。台司孟曰。余亦爲姑娘之友。且我之識姑娘。較先於彼也。姑娘何不我恕。蓓德曰。然也。脫有人於我之前。訴君者。我亦決不許其發吻。台司孟曰。若是則我輩兩人之友誼。當更厚於司梯爾。姑娘以爲然乎。

蓓德俯首無語。台司孟緊握其柔荑曰。今日可謂霧裏看花。蓓德汝知我中心有無限悲懷乎。蓓德曰。君不應呼我蓓德。台司孟曰。姑娘恕我蓓德二字。已直鐫余之肝鬲。不覺脫口而出。然蓓德實爲至美妙之名詞。我乃極愛此名者也。

台司孟又曰。余本應早離去。蘭司多也久矣。其所以遲滯不去者。果爲何來。嗟乎。蓓德。汝本聰明人。詎猶不喻吾意。我此言原屬唐突。然事至今日。我又烏能不吐露於姑娘之前。蓓德徐徐言曰。台司孟先生。汝當自知不應出此言。蓋汝乃忘汝非自由之人。早爲法律所拘束者也。

台司孟聞言默然。蓓德曰：「惡哉！此霧其將何時停止？試思我輩處此其何以堪？」台司孟曰：「密司，汝勿躁急。此間山路險，恐跌入山坡中也。」蓓德曰：「余此間尚可，特倦甚，奈何？」台司孟曰：「姑娘且少睡，俛傍吾身，勿虞傾跌可也。」台司孟輕扶蓓德之臂，並肩而坐。乃曰：「今日不圖來此，乃令姑娘受驚。少選，或有人來此，覓我輩。我思不久亦霧開耳。」

此際蓓德以首枕於台司孟之肩上，吹氣如蘭，微噓。台司孟之頸而台司孟不敢一動，恐驚蓓德之眠。實則蓓德並未身入睡鄉，遐想當日船夫大維司曾告以種種遇霧危險之事，且云有某某者亦至包麗提山而遇霧，因之損失生命。蓓德念此不覺中心爲之惴惴。

此時迦因亦醒，泣呼曰：「密司，蓓德我輩何不歸家？汝何愛此？既冷且寂之處乎？」蓓德曰：「霧猶未退，汝其再睡片晌乎？」迦因曰：「余不能睡矣。」台司孟先生亦在此乎？台司孟曰：「我在此。」

迦因曰。台司孟先生。汝何爲不送。余歸家。台司孟曰。迦因。汝少待者。又曰。大霧漸開矣。我必送汝等歸家也。已而如幕之濃霧漸次而薄。蓓德舉首亦漸漸見海光。於是台司孟抱迦因。攜蓓德而下。逾一小時而渠輩已行於蘭司多莊之曲徑間矣。

第十一章

次日之晚。台司孟自紐堡德乘下午火車往柏定頓。既下車。乃雇一街車。以行李悉置其上。命御者驅車至魯塞爾。爾時台司孟自堪偉爾出發。後頗欲力屏思念。蓓德之心。出之腦界之外。特此思想。仍時時奔湊腦中。回憶包麗提之山麓。溫馨。偎傍之光陰。蓓德以首倚我肩。時髮香直沁腦界。此樂何可再得。且自迴廊。薰見以至於分袂之日。無一刻不在我心目中。又自詢曰。台司孟。台司孟。此後猶有相見。渠之日乎。台司孟已而又念及亞嘉利。意彼必久候我矣。亞嘉利是我法律上之愛妻。渠當爲我終身之侶。我何以拋撇不復置念。猶憶昨日蓓德言我非自由之身。早爲法律所拘束。此言甯非無因。方沉思間。而街車。轆轤當門而止。台司孟即一躍下車。登階叩

門聞嚶嚶一聲則亞嘉利親來啓門蓋渠無時無刻不盼台司孟來故一聞門響即迎步來啓門也台孟的斯時見亞嘉利兩目腫赤顏色憔悴知事不佳矣

此時台司孟即與亞嘉利親吻亞嘉利曰悲哉吾母逝已一小時矣彼日日盼君至昨日尙詢君二次我以為君必於昨夜來此何遲滯乃爾台司孟聞此亦頗自悔已而隨彼至一凄闇之書室爐火半明不滅爲狀至慘冷顧心中猶不能釋舊德恍惚身在此間而此心猶飛繞於蘭司多也

台司孟極力欲揮去此種種妄想以聽亞嘉利之所述而亞嘉利語時則淚珠斷續而下已而導台司孟至陳屍處則見密散司新克來挺臥於牀台司孟雅不欲再觀即出而與亞嘉利訴明不能早來之苦衷無何即舉殯一切由台司孟襄助之頗盡其爲壻之禮也

午後殯事已畢台司孟曰亞嘉利我今有一事就商我輩訂婚已久向以汝母輾轉病床侍奉乏人故爾稽遲今我輩可尅期爲預備結婚之事矣此時亞嘉利起立紅

暈其面似與台司孟商榷者曰否今尙乞君稍待大約至多亦不過一年爲期耳台司孟曰一年乎須知青春易老能時時耽延至一年乎語已大笑

亞嘉利亦以笑容報之曰君殆急色兒少遲何妨者此時台司孟見亞嘉利身衣玄服極修整而黃金之髮覆於眉際亦極嫵媚則曰無他我輩訂婚已久此即一原因也亞嘉利以纖指緊握台司孟之腕曰台司孟我甚感汝

台司孟無語亞嘉利又曰汝以吾母故致我輩婚事久懸是實我之有以累汝今至多再俟一年屆時不敢再延汝矣台司孟曰此我亦奚能強迫汝者須視君至何日以爲可者始決之第何以遲滯至一年也亞嘉利曰無他余母已去世余擬將此屋付諸拍賣猶須航海至外國一行

台司孟不解亞嘉利何以有此願亞嘉利不言則台司孟亦不問少選別去而吾書又將迴叙蓓德事矣在九月之第一期蓓德忽接得葛利福夫婦來電謂渠輩即日將歸故里第以葛利福君尙須於倫敦有事耽擱然亦不久即歸蓓德接此電後

心神爲之迷亂。

噫。蓓德之心神不寧者。果何爲耶。將謂其職業將解乎。抑有他故歟。是非外人所能揣測者。是日晚間。蓓德坐廊下手拈針線。凝神視天半飛雲。突聞啓門聲。則司梯爾老人蹣跚而入。見蓓德則曰。姑娘一人不太寂寞耶。余悉葛利福君行將言旋矣。蓓德曰。然也。我頃已接得其電報矣。

司梯爾曰。然則姑娘看護迦因之責將解矣。其如何者。蓓德曰。我亦不自知其將仍歸倫敦乎。且我聞我之繼母及吾妹將出外遊歷。則我俟渠輩歸後再覓相當之位。置亦未可知。司梯爾聞言頻擦其鼻。若欲有所言者。再

少選。司梯爾曰。此間有一事業頗與姑娘相宜。主人亦爲和善可親之人。特不審姑娘願意否。蓓德曰。止酬勞相當。主人非苛細者。余皆樂任其事。司梯爾曰。薪金係一年付百磅。不可爲非。蓓德喜曰。司梯爾先生。汝確知此事乎。此職究在何處。司梯爾曰。亦在偉爾司係沿海之一小莊。

蓀德曰。先生戲言耳。安有是哉。司梯爾以手拊蓀德之肩曰。姑娘此非戲言也。汝若願往者。則汝之惠多矣。特汝未與葛利福決定。則我亦不能強奪汝職。第我告姑娘。如與彼分袂者。即他處尙有借重之地。蓀德曰。敬謝先生真惠。余不淺也。倘余去此。則必樂就先生。

司梯爾聞言。頻點其霜雪之顛。狀至得意。并曰。姑娘之言。誠是誠是。然則我輩今日之事。決矣。我更欲請姑娘於明日下午一至敝舍。想密司芙爾芳或不我却。蓀德曰。明日下午乎。我甚樂詣先生處。當如約也。

第十二章

明日爲陰寒之天。斜風細雨。路爲之濕。蓀德與迦因。則衣雨衣。張雨蓋。徑詣司梯爾家。司梯爾則於一陳舊之廳事中。迎彼二人。爐中所煨爲木柴烟霧。迷漫一室。茶後。司梯爾曰。姑娘試隨我來。我將示爾以種種也。

司梯爾又曰。迦因。汝在此展玩大本之畫圖。我輩去去。即來。於是遂偕蓀德同上。一

陳舊之樓梯盡爲一極長之廊。至廊之盡處。老人即停其步。窗前置一紫檀木之椅。曰：姑娘且小坐。舊德從之。且目注老人。老人曰：實告姑娘。我前曾有一女。其蔚藍之睛頗酷肖汝。今乃棄余而逝矣。

老人語時作萬分傷感之狀。復曰：我之語此想君已深知之。嗟乎。我曾有一刻忘彼乎。須知十餘載鞠育之恩。付諸一場春夢。我其如何。恕置哉。彼今不以白髮蕭條之老父置諸腦臆中矣。然我每見汝。輒復憶彼。我今將示姑娘以一室。蓋此室已多年無復有女郎足跡矣。

言時即起而出去。匙啓門。舊德亦翩然隨之入室。室中黑闇。舊德即助之啓窗。以放陽光入室。已而舉目四矚。則見一修而且狹之室。四壁圍以古錦。牀上尙疊以錦衾。並有修窄之革履尙在牀前。似久不整理者。防塵埃之侵也。則覆以布。司梯爾立於長窗之次。窗下瞰爲園。乃歎息曰：渠之棄此室也。已久矣。非所謂室邇人遠耶。舊德微應曰：然。

時行近妝台之旁見縫紉之針尙刺於針氈之上而明鏡生塵久未經人拂拭脂粉之餘芳猶能繚繞於空氣中荷德至此不自覺珠淚雙垂司梯爾瞥見之呼曰姑娘何爲者詎亦惹汝傷心耶

少選老人又歎息曰自吾女背我去後我遂爲一孤淒之老人蓋我今日視姑娘視如已女漫漫長日乃如經年此情試思余何能耐脫能設法破此岑寂者余何至悲慘若此也語時老人遂偕荷德下樓至廳事間則迦因已熟睡於爐次司梯爾曰此娃娃至可愛也語已頻頻歎息

爾時荷德若有所感因以纖手撫彼少選司梯爾曰荷德上帝必賜福於汝又曰姑娘汝好聽琴乎我爲汝奏之時廳事中良黑闇雨絲風片敲窗頗急電光睽睽雷聲殷殷迦因曰余適成一惡夢似余已死去者斗覺一人孤獨遂爾大爽荷德曰夢乃幻境何庸哭爲靜坐聽音樂可也

迦因曰余不欲聞此蓋聞之則心滋不適耳荷德曰少安無躁俟司梯爾先生鼓琴

畢時我即偕汝歸耳。時音樂酣，蓓德乃觸憶前日在山巔遇霧之情況，因思脫于前日同時遇險，或至于死在我，顧無所恤，而人言可畏，將謂我與台司孟有不可告人之事，則不亦冤乎？

音樂既止，蓓德與迦因乃告別歸家。密散司麗士方立於郵政局之白石階上。此時雨過天晴，雲罅中漸見日光，當蓓德攜迦因過其前時，麗士即曰：「姑娘，晚安！大雨霽矣，猶憶前兩小時雷電交作，余心碎矣。蓓德姑娘，汝亦懼乎？彼小億文司想受驚不淺矣。」

蓓德曰：「億文司固已兩日不見矣，究以何故？」麗士曰：「余聞渠係患肺病者，蓋渠父亦以肺病死也。哀哉！密司余有七子，皆不能育。至今思之，輒復心碎。故余恒告密散司億文司當善視此兒也。蓓德聞言，亦即匆匆而歸。越數小時後，蓓德亦不以告巴治與迦因，遂竊至里斯大爾莊，以視億文司。」

億文司臥於一小榻之上，覆之以被，室甚湫溢。窗臨海濱，面色作灰白形，見蓓德來。

時遽現笑容歡呼曰密司芙爾芳余甚樂見汝不料汝今特來見余然我病不起我父亦死於是諒姑娘已早知之矣其母聞之掩淚曰億文司勿作是語汝自放心則病亦能逐漸愈矣

億文司曰余不言此亦佳余以未及成人無所樹立於世界因不願死也已而其母他行舊德坐於最近牀之一椅中并將億文司之手緊握之億文司曰我今將以小刀贈台司孟因前日渠曾假余一用彼頗贊此刀之佳余亦愛之劉偉林先生待余亦好余將以格里佛施行記贈彼此書尙爲我阿父物也我母與我此書余實視爲一寶貴之物舊德曰良然億文司曰余將以余所愛好之小白鼠一對贈迦因此鼠爲至有趣可喜之物奉贈姑娘者爲一甲壳此物五色燦爛光耀奪目當夜潮澎湃時置近耳邊似聞有奇異之海嘯聲也

第十三章

舊德歸家則迦因已在園門相送迦因曰密司舊德巴治現正啜泣因有一男子在

吾家廚下與巴治相話。厲也。蓓德即趨至廚房。則果如迦因所言。一男子糾糾然爲狀。如兵士。顏色如漆。往來蹀躞於廚房中。巴治則伏坐爐次。掩面啜泣。蓓德詢曰：「巴治此何事耶？」巴治尙未答禮。而此人乃以嚴整之態度舉手與蓓德行禮。蓓德幾欲失笑。

是人又曰：「余即巴治之夫。余今落魄殊甚。而彼乃不念夫婦之情。區區數辦士。而不與是誠何心。我爲有志之士。一時顛頓。欲求一夕買醉之資。非有奢望。余衣已盡付質庫。無衣無褐。將何以立於人世。蓓德頗藐之。因曰：「汝豈無職業乎？」彼曰：「余之職業時代過矣。姑娘不知前數日適爲余四十初度。然余已爲無能力之人矣。此種雜亂無章之語。殊令蓓德無可措詞。」

已而渠又語曰：「余雖爲無能力之人。然脫令村中咸如余者。則一村安矣。蓋余能忍此惡衣菲食。而無所怨憎。密司須知吾妻實爲一忍心鄙吝之人。終日除責難於我外。別無他語也。蓓德聞之心殊恨恨。曰：「汝宜行矣。」其人曰：「姑娘欲余何行者？余實無。」

家可歸耳。因面巴治曰：若聞之乎？需二磅十先零方能作立家之基礎。但今則不名一錢也。

巴治曰：然則我無是歎。汝將奈何？蓓德亦曰：密斯脫巴治君暫歸家。或明日再來。亦可。其人曰：明晨之與今晚究有何別？我在此初無大害。密斯允我以利益者。我即去。何妨？巴治歎曰：汝殊不應作此妄求耳。其人曰：我何妄求？我之所志亦不在多也。少選此人自去。而巴治則悔恨痛哭不止。

次日葛利福夫婦言旋蓓德。則見行裝纍纍。不可計數。密斯散司葛利福則一短小美麗之婦人。雙目明黑。似帶愛爾蘭語音。其夫亦一俊爽之男子。已而葛利福夫人乃告以患關節痛病。故出而爲養疴計。又語蓓德曰：汝與迦因在家不嫌寂寞乎？且渠又爲一頑強之娃娃也。

迦因曰：否否。我僅偶爾若此耳。蓓德曰：然密斯迦因現已不作倔強之態。彼今爲一美妙柔婉之女郎矣。已而迦因即先往睡。葛利福亦自往治事。而蓓德與其女主人

卽步。月。於。庭。除。之。中。夫。人。曰。台。司。孟。君。常。蒞。此。乎。彼。已。與。余。女。弟。訂。婚。密。司。知。之。乎。惟。余。甚。爲。之。慮。蓋。亞。嘉。利。爲。至。佳。妙。之。人。物。特。恐。不。稱。爲。台。司。孟。之。偶。然。我。亦。視。台。司。孟。如。手。足。則。頗。望。彼。輩。成。一。佳。偶。耳。

少。選。又。詢。曰。汝。亦。深。喜。其。人。乎。蓓。德。少。停。頓。卽。曰。彼。果。爲。至。佳。之。人。物。夫。人。曰。彼。且。有。產。業。值。五。萬。磅。而。其。人。又。倜。儻。風。流。汝。謂。是。一。美。少。年。者。非。歟。蓓。德。紅。暈。於。頰。曰。然。

時。葛。利。福。夫。人。又。注。視。蓓。德。之。面。曰。我。默。想。姑。娘。其。已。訂。婚。矣。蓓。德。笑。曰。未。已。夫。人。曰。台。司。孟。之。爲。人。頗。爲。女。界。所。歡。迎。我。頗。願。台。司。孟。弗。更。惹。草。黏。花。須。知。亞。嘉。利。實。爲。一。無。能。之。人。試。思。台。司。孟。能。與。此。無。能。之。人。聯。姻。乎。我。思。之。幾。欲。爲。之。痛。哭。也。又。詢。蓓。德。曰。汝。與。司。梯。爾。老。人。甚。暱。乎。

蓓。德。曰。曾。見。數。面。夫。人。曰。我。輩。居。此。多。年。渠。乃。曾。未。相。與。酬。酢。今。延。汝。茶。會。其。家。此。事。迺。因。已。告。我。老。人。無。兒。殆。將。以。遺。產。授。汝。歟。然。彼。固。富。有。者。特。平。時。至。吝。嗇。也。蓓。

德曰。此老殊可憐。狀貌雖極怖人。而心頗慈善。渠欲我於此間辭退後。爲彼照料家。事也。夫人曰。信乎。然則汝願往矣。

蓓德曰。此夫人所當見諒者。以我輩貧女。不能一日無職業也。夫人曰。雖然。愚夫婦尙欲留汝數月。汝勿以我輩歸。即欲擯棄汝也。余尙欲至阿爾浜。一行爲事。正多也。蓓德曰。夫人。我于此四月中。未滿期限。決不他行。蓋我已早支此四月之薪金矣。夫人曰。勿談薪金事。我與姑娘將成爲至友。我以汝頗類愛爾蘭人。然否。

蓓德曰。否。惟余之伯父。則曾與愛爾蘭人聯姻。言已大笑。夫人曰。汝亦見吾夫湯姆。否。曰。見之。葛利福先生狀態。修美之人也。夫人曰。余亦云然。特恐不如台司孟之美丰姿耳。惟彼實一至可愛之人。我輩伉儷甚篤。汝日後自能見之。

蓓德曰。此夫人之福也。夫人曰。雖然。惜我輩乃無親生之子。女迦因實爲養女。且與湯姆不甚親洽。誠爲憾事。我輩與迦因。稍有關係。惟其爲世界至可憐之小兒。我輩亦甚愛之。今姑娘能化導彼。使之馴良。不復再事倔強。乃至可感之事也。汝亦知渠。

於。去。年。之。夏。幾。以。火。焚。我。室。汝。信。之。乎。

第十四章

是日晚間。巴治隨蓓德上樓。微微作歎息之聲。蓓德忽思及前事。則曰。巴治。汝夫之事。已了結乎。巴治曰。姑娘。此誠孽緣。然渠亦無他志向。意在得錢。余曾允彼給以五磅。九先令。八辨士。我雖頗難得此款。然能如數給彼。則彼亦允不來纏繞密司芙爾。芳我今乃知世間男子。實多負心。至可悲也。

少選。蓓德下樓。則夫人以頭痛。故臥于榻上。葛利福君。則方在寫字室中作書。甚忙。此時屋中寂靜。無譁。乃同坐晚餐。嗣聞街車之聲。鱗鱗然當門而止。室中羣犬。乃大吠。蓓德見一黑色長衣之人。步甬道而入。方欲展問。爲誰。斗見葛利福夫人。自內趨出。曰。亞嘉利乎。汝何以書中並未告我。而突然來耶。亞嘉利曰。余昨發一函。曾道及之。夫人曰。噫。是矣。聞僕輩曰。迦因。今日曾撕去一信。意即是乎。亞嘉利曰。迦因小孩。乃誤人事。余將不許其入室矣。夫人曰。今已往密司芙爾芳室中臥矣。

少選。夫人曰：汝已晚膳，未。亞嘉利曰：尙未也。且我亦殊不飢耳。夫人曰：汝須在此晚餐。卽顧謂蓓德曰：密司芙爾芳乞汝一觀，尙有何物可爲我女弟治餐具者？我且爲君介紹。是卽吾從弟密司新克來也。又向亞嘉利曰：汝且於此少坐，我以頭痛不能久坐也。我輩手足決不尙此虛文。

亞嘉利曰：我知之。余之此來實出君意外。然我願有書爲之先容也。台司孟聞將以明日至湯姆佳乎？夫人曰：佳。渠以初歸，遂至百事叢集。汝知我二人本擬以下月歸。今以他故，遂先歸。汝之臥室我已囑密司芙爾芳爲汝布置。彼實一至可親暱之女郎。彼之護持，迥因頗爲得宜也。

爾時蓓德注視巴治而亞嘉利乃入更衣室。卽出而至前，坐于明窗之下，獨自出神。已聞蓓德呼曰：密司新克來君室已備，請來此晚膳。亞嘉利聞言卽起立曰：謝君費神。余實倦矣。且天氣尤惡，令人抑抑。蓓德曰：然哉。天氣之惡實令人胸中不快。亞嘉利回首視蓓德，則見其嬌婉絕倫，中心頗適。

因曰。汝保育迦。因頗爲辛苦。吾姊頃爲余言。頗感激姑娘。然君今且勿去。我將與君互談也。蓓德欣然。即坐見亞嘉利。正在盛年。其美與馥里賜初不相上下。蓓德此時正與亞嘉利扼腕。以如此妙齡。竟多不快意事。何也。

蓓德又念觀台司孟狀。則殊不甚相得。究以何故。乃種此因。始而爲亞嘉利。沉思者繼。遂移及於己之身世。斗覺沉沉不樂。當亞嘉利進餐時。忽仰面嗟曰。此屋實爲一低矮之屋。我不審吾家姊丈。何爲愛住此屋。脫令余久居此者。殆將病矣。密司芙爾芳。我知汝或亦不喜居此也。

蓓德曰。否。余居此甚樂。爾時兩人均注目而視亞嘉利。竊念此雖貧女。然必有聰明之特質。而和婉近人。尤爲可愛。少選葛利福君入特表。其歡迎之忱。又以手整其緊要之函件。作數語之周旋。而蓓德則告別出矣。

已而全家均入睡。鄉僅有亞嘉利未睡。則自行篋中。出一照片。展視許久。又以口親之。狀至摯切。然此照固爲一修髮之中年人。服裝類牧師。而決非台司孟也。明日台

司孟果來亞嘉利見之意似澹漠而台司孟之見之亦未見有親密之狀此種情狀在舊德亦可意想而得但百聞不如一見今之所見愈足以證明前之所聞耳

午後舊德與迦因散步於海濱此時舊德心中頗涉思想而密司新克來之聲音狀貌殊不能即去於懷念彼二人既無情愫何致於相合抑亞嘉利之爲狀本如是乎總之彼輩胸中各有所思決非佳姻緣也

舊德方思潮起落時忽聞迦因呼曰密司舊德余尙頑強否舊德曰汝有時尙不能盡祛此性習當頑強性發時幾無轉圜之地汝嗣後當痛改之迦因曰余今纔七歲耳後當勉力改之舊德以笑容答之曰佳佳汝能改此行則汝實一可愛之兒今密散司葛利福已歸矣汝當更自勉勿再有惡童之習

迦因曰汝識達地歟舊德曰不甚相識迦因曰彼爲一奇醜之小兒巴治曾告我以人之生也皆由上帝所創造我不知上帝何以創造此種奇醜之人若姑娘者上帝當以另一方法乃創造汝美麗之人也特之我容貌如何請密司芙爾芳一言之舊

德曰。汝貌甚佳。他日當爲美麗之女子。

迦因曰。上帝旣造成我輩爲美麗者。殊可感謝。實則人之美麗。往往不自見。須對鏡方知耳。迦因方語時。忽見司梯爾老人來前。曰。久不見汝二人矣。嗟夫。年老之人。固應爲年少人所棄耳。時見此老人神情有萎頓之狀。而步履頗不適。迦因曰。翁何萎頓。詎兩足不良於行乎。

司梯爾大笑曰。汝輩實穉孩。甯知老人之苦。迦因曰。翁何苦爲。司梯爾曰。老人今日淒獨之狀。舉目無一相親之人。尙云不苦耶。司梯爾作此言時。淚瑩於背。德乃以臂扶之。曰。司梯爾先生。他人或棄汝。然有一友。終以熱心相待也。

司梯爾曰。誠是誠是我心感之言。時彼枯澀之眼光中。極現柔和之狀。少選。乃曰。人謂婚姻乃由天定。願老人殊不信。是說耳。此時。德亦正思念。台司孟與亞嘉利事。斗聞。司梯爾言。則曰。先生之言。何指。須知渠輩尙未結婚也。方語時。而台司孟與亞嘉利適至。德心頗惴惴。未審其曾聽得此語否乎。

爾時司梯爾即語之曰。君輩以何時結婚耶。我意以早日成禮爲盼。迦因聞言則攀登台司孟之身曰。是否我之台司孟將與亞嘉利姨結婚乎。我謂汝不如與……蓋迦因欲言不如與密司蓓德結婚爲佳。以蓓德怒之以目故語。遂中止已而司梯爾即蹣跚而去。台司孟亦提冠徐步他往。

時則僅留蓓德與亞嘉利并迦因尙嬉戲於旁。亞嘉利曰。余殊覺此司梯爾老人者實爲一傲慢可惡之人。迦因曰。然余亦厭見彼也。蓓德聞此急正色曰。否。須知此老人殊可憐。蓋係一無告之老人耳。凡人處此淒慘之境地亦不自適。況其爲暮年乎。亞嘉利點首曰。然吾人亦有衰老之時。恐他日亦爲人所厭惡耳。

迦因此時又突然問曰。姨乎。汝何爲必欲與台司孟君結婚乎。豈汝必如此而心有所適乎。亞嘉利曰。迦因。汝年穉。勿問此。又回首與蓓德言曰。彼老人之女背老人而逃耶。然我思日與彼老人爲伴。侶有何生趣。故不如逃耳。

蓓德曰。我觀老人或不如君所言。殆爲一慈善之人耳。迦因曰。吾姨何強欲與台司

孟聯姻。余終不解。亞嘉利蘊怒曰。迦因汝母曉曉。乃以手中傘柄擊迦。因迦因即奪其傘。趨至海濱。張於風前。傘受風擊。瞬息即飛入海中。嗣卽逗引其馬利亞。他往亞嘉利。顰眉曰。密司芙爾芳。試觀迦。因實爲一可厭之小兒。我誠不知吾姊何爲愛彼耶。其頑劣實令人難受也。

時則葛利福夫人已姍姍來聞之。卽曰。亞嘉利。汝豈不審迦。因之性情乎。固何爲作此語乎。少選。又曰。汝與台司孟不知將於何日行結婚禮。亞嘉利曰。此事余已與台司孟議妥。恐婚期將延至明年矣。葛利福曰。此又何說乎。汝當知台司孟飄泊若無家者。倘早日結婚。則彼心安帖矣。亞嘉利曰。此言良是。第吾姊豈猶不知我之事耶。

第十五章

當亞嘉利與葛利福夫人談時。蓓德卽先行。心念我今者其往視億文司乎。我以渠故。恒刺激於心耳。此時億文司病已痊。可蓓德見其安坐椅中。展視旅行記。蓓德以手徐徐撫其髮。曰。億文司。汝病已痊。可否。億文司曰。密司芙爾芳。我已愈矣。第身猶

疲。輒。荷。令。余。之。四。肢。健。強。如。初。則。更。佳。矣。蔣。德。曰。病。體。初。愈。久。久。自。必。勝。常。無。足。慮。也。

億。文。司。曰。我。聞。人。言。久。病。之。人。身。體。既。不。健。康。則。難。以。樹。立。有。此。說。耶。蔣。德。曰。理。來。有。之。但。汝。方。年。穉。偶。爾。小。病。何。致。爲。久。病。之。人。方。語。時。斗。聞。背。後。有。人。呼。曰。密。司。芙。爾。芳。之。言。然。蔣。德。大。驚。迴。首。視。之。則。台。司。孟。也。台。司。孟。曰。凡。人。處。此。世。界。中。不。能。不。有。所。樹。立。而。身。體。衰。弱。者。更。何。能。擔。當。大。事。所。以。人。須。知。衛。生。之。道。也。然。汝。方。穉。年。又。何。慮。此。

少。選。億。文。司。又。問。曰。台。司。孟。先。生。汝。曾。游。歷。於。可。里。佛。各。處。歟。台。司。孟。曰。余。所。遊。歷。之。處。不。僅。此。也。億。文。司。曰。我。聞。人。言。世。界。有。大。人。國。小。人。國。等。名。稱。然。則。先。生。所。遊。歷。之。地。果。有。較。我。輩。爲。巨。抑。較。我。輩。爲。小。者。乎。蔣。德。笑。曰。是。誠。一。難。問。題。也。台。司。孟。曰。世。界。人。類。大。約。相。同。偶。有。相。差。亦。屬。無。幾。若。彼。小。說。中。所。載。大。人。國。小。人。國。者。乃。是。屬。言。隱。含。譏。諷。之。意。其。實。所。謂。大。人。小。人。者。在。其。人。之。植。身。立。品。何。如。耳。

已而億文司似有倦意。蓓德起行至室後，則見密散司。億文司方於室中製果餌，香氣萃於一室。蓓德曰：「今見令郎病已痊，可余亦爲之心樂也。」密散司曰：「今日姑娘來視彼，恐彼乃強起作健者耳。」語時又歎息曰：「是兒之病，恐已入膏肓，抑豈我御之過嚴，乃致此耶？」余每於夜間見彼獨坐星月之下，喃喃自語，一似其父之當日狀態。種種景象均不類兒童所爲，是可怪也。

蓓德曰：「凡人身體不健全者，往往作此態。否則如令郎者，一童子耳，何多思慮？若此蓋由其身弱故耳。」億文司之母曰：「姑娘未知彼父當日之情狀耳。今億文司雖未成人而爲狀，頗相類。故我深爲此子前途悲耳。惟我以一嫠日夕恒戚戚於心，憂能傷人，安得不思排遣之法？姑娘能常來吾家，我甚樂之。且吾子亦日盼姑娘之來，頃渠已囑饋雞子二十枚於姑娘。萋萋之物，聊表微意而已。嗣後當續奉，須知我家所蓄之雞，實爲奇產。」

少選，蓓德即與彼母子告別。億文司即語蓓德曰：「密司芙蓉，能否賜我一親吻？若

台司孟君在是余有所請求彼必不余却也荷德曰何必台司孟我當應汝求也此時荷德遂與億文司親吻而行歸家時一路頗思億文司係一穉子何以日近死途且上帝既不許其生存世間則何爲又墮塵世作此短命之生涯爲也此時億文司種種情狀幾不能釋然於荷德之懷矣

正默思間斗聞背後足音蹶然荷德因熟聞台司孟之足音者亦回首視但曰是台司孟先生來此耶台司孟曰諾荷德曰可憐億文司難期病愈乎台司孟曰是誠可憐之事余更爲密散司億文司扼腕試思彼之一生備歷艱困之境猶幸有一億文司實爲一聰明高傲之童子而天又奪其生不可憐憫乎彼父去世時謹留一利司台爾莊爲彼母子衣食之需耳

荷德歎息曰億文司誠可憫哉如此青年乃竟謝此而去思之令人短氣台司孟曰此亦無可奈何之事人力既窮則歸之於天而已且我視億文司即爾不死亦必淹蹇病榻然而以彼家况之寔固終當自促其生也荷德聞言顏色爲之慘沮曰然則

其病終不起耶。台司孟曰：醫生固許彼，尙得一年之生。存然而此中，猶須望其不生變象。或乃有佳，且彼以一感覺最敏銳之人，亦自知不能望其有救。是誠可憐之事也。台司孟語已，吁氣歎息者不止。

第十六章

斯時，蓓德與台司孟偕行。蓓德曰：請君自便，我頃尙不歸家也。台司孟曰：余亦隨意散步，初無所事。蓓德曰：然但密司新克來，恐久待矣。台司孟曰：密司新克來，我與彼圖一世之歡娛，豈僅在片刻之偕行乎？蓓德聞言默然，無語。惟力吭其樓，辱台司孟熟視之曰：蓓德，汝何以容色有不怡耶？蓓德抗聲曰：嗣今後，願君勿再呼余以蓓德之名。

台司孟曰：君其怒耶？姑娘曾憶在包麗地山巔時，濃霧四塞，我不嘗呼汝以名，而汝乃不拒。今又何作此言？蓓德曰：彼一時此一時，今昔情形不同耳。台司孟曰：蓓德，汝今往往視億文司，乃致滿腹消極之觀念。今請姑娘，憩坐片刻，稍定汝心，庶幾其可。

乎。於是蓓德即坐於草積之上。去其冠。

台司孟坐於蓓德之側。曰：姑娘今日爲狀似倦矣。蓓德曰：然惟念密司新克來俟汝久矣。汝其行乎。台司孟曰：我觀姑娘今日且有怒容。果何事者。蓓德曰：我安有怒。汝之權語時以長針刺帽。俯首不言。台司孟曰：蓓德汝今日情狀大變。汝果思及何事乎。語時行近蓓德之次。而蓓德雙手並舉。似不欲。台司孟之近已者。兩人岑寂無言者久之。但聞鳥聲啁啾。飛鳴於林中。蓓德意似有所觸。則以司梯爾所奏之歌曲。醜類此鳥鳴也。

少選。台司孟曰：蓓德我輩得許爲一摯友乎。蓓德曰：是在君耳。余念吾兩人。不復相見。則亦甚佳。嗣後或彼此忘情。則亦可耳。台司孟曰：嗟夫。蓓德我奚能忘君。蓓德曰：今日君作此言。難保他日之食此言也。台司孟曰：我自信。或非其人。蓓德起立。背手作近眺林間之狀。微笑曰：此言也。安有眞確之理由。且我輩勿談及此。邇天氣暄熱。余性情躁發。或有開罪於君之處。務乞君有以諒我也。言畢。蓓德即與台司孟握手。

告別。

明日亞嘉利行矣。有一亞嘉利所心愛之人伴之。以至倫敦。自蘭司多莊。以至道佛爾。一切由其照拂。葛利福夫人自其從妹去後。一日乃語蓓德曰。我觀彼兩人終未能和諧如人家愛好之。伉儷不然。何以久久不結婚耶。大凡少年情愛之士女。既已訂婚。除非身遭大故。及有萬不得已之事耳。否則決無如若輩所爲者也。

蓓德曰。夫人不知。余實視愛情與結婚實爲世界至不幸之事。葛利福注視蓓德之顏曰。異哉。君之所言也。汝果於何處曾受感觸。而乃有此種觀念乎。汝若常存此思想。則於汝之一生前途大有謬誤。試思世界芸芸。疇不以愛情結婚爲一目的。物矧以汝之妙年麗質耶。

蓓德笑頷之。俯首不語。已而迦因來。此目注二人。乃曰。密司蓓德。余體有不適。今將睡矣。葛利福夫人曰。迦因。汝體不適。得無病乎。迦因曰。腹痛耳。夫人曰。汝乃飲食過多乎。迦因曰。然。我今食魚與豆過多。故致此耳。夫人曰。當邀醫生診之。蓓德知迦因。

誑言。乃曰。夫人勿信。渠言我知彼未進他物。殆欲睡耳。

於是。蓓德。乃伴迦。因就榻。臥入夜。聞迦。因哭聲。蓓德曰。迦。因何事哭泣也。迦。因曰。我不能熟睡。而汝又不愛。台司孟。余是以哭耳。蓓德不語。迦。因又曰。我欲密。司同睡。因余中心惴惴。曾聞。司梯爾之言曰。凡頑強之小兒。必有獐鬼隨之。故我欲至汝牀榻也。蓓德不得已。允之。迦。因即跣足。奔入蓓德之被中。

蓓德撫之曰。汝今可以睡矣。迦。因以首匿於蓓德胸次。因作禱詞曰。願上帝不使獐鬼來此。並保護我。勿令蓓德他往。令余成爲一良善之童子。並使。台司孟。愛我。亞門禱畢。即昏騰睡去矣。明日。台司孟。又來。夫人竭力留其住。居莊屋內。而彼不允。

台司孟。仍住居郵政局。夫人曰。台司孟。其或有所不慊於心耶。吾夫湯姆。事甚繁。而台司孟。現正無事。脫渠住居此間。則大足以佐理湯姆一切也。我真不知。台司孟。其意云何。即湯姆。亦不之知。彼本擬於六月間。出外遊歷。今乃遲遲。吾行此必以亞嘉利。故意者。將與亞嘉利。結婚後。出外以度蜜月乎。

蓓德默然無語。葛利福夫人又視蓓德曰：「無論如何，彼不能拋撇亞嘉利置之腦後。」一日，葛利福夫人與蓓德二人乃在園中採取蘋果，實諸柳筐中。方又談及台司孟事，已而聞步履聲，回首以顧，則台司孟也。台司孟大笑，拈一蘋果食之，曰：「密散司葛利福汝之所言，我已聞之。汝輩正數余之罪狀也。」

夫人曰：「然哉，然哉！我輩正談汝事，然語甚正當，即當面向君道之，亦無妨碍也。至密司美爾芳則始終並未一發言。」台司孟曰：「所言何事？」夫人曰：「事多，豈能殫述。爾時夫人起身往送此蘋果於湯姆台司。孟見夫人既去，即坐於其處，因曰：「蓓德汝當讀我我輩兩人之友誼，願勿渙散。」

蓓德微喟曰：「然也。願我頗望汝不復來。此我亦殊不願多見君也。」台司孟曰：「忍哉，蓓德。汝欲我早去此耶？」蓓德曰：「良然。良然。語已遽，即起身欲行。」台司孟曰：「噫，然則我。以何日就道耶？」蓓德笑曰：「異哉，君之行期在君，自決莫問余爲。」

第十七章

一日下午。荷德行於格拉司勃之深林。覺荒涼滿目。行人絕稀。然司梯爾遙見荷德。至則笑顏相迎。並以種種之詞來相慰藉。羣犬亦銜尾相屬而出。司梯爾迎之入。則坐於閨室高背之椅。此時夕陽之光由樹罅穿窗而入。射於老人之面。其狀益顯爲枯瘠之容。令人生憐。

老人以親密和愉之容語荷德曰。姑娘來甚佳。我實喜見汝。我今起居不能如前。而精神又甚不適。荷德曰。先生果何恙也。司梯爾曰。余以行將就木之年。安得不頹唐也。今日醫家愛司台爾語我。彼謂余宜慎養此病。係心神之故耳。我思姑娘在彼家均順適。請告我以近狀。

荷德曰。近日亦無特別事。足以相告者。願司梯爾則熟視荷德之面。蓋以司梯爾雖年近古稀。而其耳目則甚銳利。猶昔乃曰。若輩如何者。久不得若輩消息矣。荷德不語。司梯爾曰。姑娘乃不告我知耶。荷德曰。余殊不解先生之言。何指者。

司梯爾瞠目曰。汝乃未知耶。汝隱秘亦有何益。須知以年齒論。老人足爲汝之祖父。

我愛汝特甚。向者非告汝以吾女事乎。將謂我之待彼過於嚴厲。其實非也。試思天下父母甯有不愛其兒女者。今彼殞矣。誠可憐之兒也。

少選老人又沉吟言曰。汝甚似吾女而美麗。又相埒。所不同者。口輔間耳。嗟夫。我今爲汝直剖胸臆。汝今已醉心於少年。台司孟然乎。否乎。蓓德聞言躍然而起。曰。司梯爾先生乎。汝何言此。司梯爾曰。上帝賜福蓓德。汝且少安無躁。此事老人早已洞矚之。余又知台司孟亦已降心於汝。汝二人可爲世界無上之佳偶。惜哉。其於幼時已訂婚約。夫彼於襁褓中訂婚。誠可謔爲大愚。惟以老人觀之。則亞嘉利亦不可爲非。一美婦人試思台司孟何能斷茲舊愛。再締新歡。汝意以爲然否。

蓓德曰。余何能知也。司梯爾曰。嗟乎。汝勿喬作態。終有顯露之日。時則老人喃喃自語。不審其所言。云何已乃靜默遲遲。又久。蓓德忽起立直撲老人之前。長跽於前。以首藏入老人之衣下。作幽咽之聲。蓋以蓓德向無哭泣之容。今之涕泣。實以抑鬱之情緒不能耐耳。老人曰。穉子。汝不應不告老人以汝之秘密。然今日事已如此。且勿

過悲無論如何我必爲汝忠信之老友我望姑娘以誠意待人勿視老人爲無可告語也

舊德俯首而泣司梯爾儼如慈母之狀以手拊之司梯爾此時乃視舊德若己女呼曰舊德向者余欲託汝管理家事今實視汝如己出汝能爲我女乎舊德曰此事我弗能爲政須請命於繼母司梯爾曰是也汝須與繼母商榷之

少選司梯爾又曰姑娘且去余殊疲倦不能多談請再相見於是舊德即出時則夕照西傾舊德微步於林蔭中默思老人之語將至家門則葛利福夫人已候於門次日姑娘歸乎其容色惘惘若有不豫色然汝今往何處且遇何事其能告我乎舊德曰無他頃往司梯爾老人處耳彼可憐之老人體殊不佳也葛利福夫人曰余亦爲此老人扼腕想渠必一人獨處於淒寂荒涼之境有以致之密司芙爾芳汝宜有以安慰之也彼老人頗敬愛汝也舊德曰夫人知之乎今日老人爲我言乃欲認余爲其女此事能允許耶夫人聞言驚呼而起曰確耶彼老人頗雄於資財此誠汝之

佳遇也。然則汝意贊同否？我知汝當不宜躊躇。然汝亦不應滿口允許。須知我輩殊不願君驟離此間也。願我亦不能以已私情妨君幸福。

蓓德曰：夫人好意我心感之。特我即欲往彼處，亦必須請命於吾繼母，得其允許。夫人點首曰：是爲正當之辦法。惟我知汝繼母當不阻汝之意，以妨君自由。蓓德曰：我之繼母素待余佳，余必於明日作書告彼。方蓓德言時，即爲晚膳之時刻。衆入席時，夫人曰：台司孟乃不肯與我輩同餐，蓋此間用餐不如麗士處之安適。且今日我見彼面目焦黑，語言躁急，未審何故也。葛利福君曰：或者以亞嘉利他適彼心中不怡耳。

葛利福至此，又曰：今日晨間自亞嘉利處寄來書物一包，今在何許乎？夫人曰：何書乎？我乃未之見也。蓓德聞言，四顧作尋覓之狀。迺因始而高聲談話，既聞此言，則即自椅上躍下，掩面而啼。夫人曰：迺因汝何哭爲？豈此書已爲汝所毀乎？汝趣覓之。葛利福爾時大怒，以此書價值頗昂，乃爲所毀乎？於是即拽迺因於手中，曰：汝曾取此

書乎。今果在何許也。

迦因曰。我只可訴之。舊德不能告他人也。葛利福曰。否。汝必告我。迦因不肯言。脫手即撲入舊德懷中。舊德曰。迦因。汝其告我。迦因曰。余已將此書置諸浴室中。因亞嘉利屢以怒目矚余。余將其書置之浴室內。余即啓熱水管以衝之。大約此書已潮濕。不能用矣。葛利福聞言。急奔往浴室中觀之。則見此不幸之書籍皆浸入熱水中。葛利福君大怒。欲撲責迦因。幸夫人勸慰之。嗣二人互譚片時。乃即就睡。

第十八章

迨經一小時後。舊德入房取手帕。則不見迦因在室。即馬利亞亦不審何往。舊德此時。即飛奔以告夫人。遍覓各室中。均不見其踪跡。即草跡林隈。無處不覓。而迦因杳然。夫人曰。是矣。此必湯姆責彼之故。前次被責時。亦曾逃遁一次也。大約渠往郵局中。往見台司孟去矣。

於是遂往郵政局中。往覓迦因。則未見女娃之至。而台司孟亦且他出矣。蓋以台司

孟晚餐後頗覺無聊遂往訪馥里賜作閑談是日台司孟見馥里賜精神大佳則以此德國式之小莊屋中度過殘冬而此間之光綫與空氣至爲相宜故能復原既見台司孟則曰台司孟先生余邇來病體大佳得能日行痊可者寧非幸事惜渠（意指已故之夫）已背我逝矣

少選馥里賜曰聞君欲他往究以何日行者台司孟曰余離此不過二三日但覺此間乃索然無意興者何耶時則馥里賜乃自沙發之椅轉側其身以矚台司孟並曰汝似有不適者果舊恙發乎抑又何故歟台司孟曰勿復言此我之病夫人知之耳馥里賜曰余本欲至鄉間養痾君能偕吾輩行乎如可偕行者急當預備若汝不願與有病之人偕行者亦不相強我可與吾妹同至里本華爾也

此時台司孟若弗聞其言者沈吟者半晌曰老人司梯爾在此數日間對於密司芙爾芳舉動至爲奇異頗聞實欲以蓓德爲己女也馥里賜曰邇來此老神經感奮恐有此事亦未可必然此舉於蓓德頗有利益也台司孟曰我謂此事至無謂耳已而

台司孟自去至郵局中。則葛利福夫人已先在。見台司孟後。即曰：嗟乎！余來此已三回矣。

台司孟曰：何謂也？夫人曰：迦因已失蹤。我輩實不知其蹤跡所在。台司孟曰：否。余乃未見也。固知此兒時以一人獨行也。究以何時失蹤歟？夫人曰：當餐時。以湯姆斥其。其毀壞貴重之書物。故渠遂懷怒。轉胸不見。方謂渠已就寢。孰知密司芙爾芳進房。則空洞不見其人。斯時必穿寢衣而出。以尋常所服之衣。皆在耳。遍覓各室及花園。均無蹤跡。是可異也。

台司孟曰：奇哉！我今試於莊屋之四週覓之。或者渠已歸來。亦未可知。時台司孟偕葛利福夫人出行。經半途。即遇蓓德。此時蓓德甚快。快以迦因爲蓓德所最愛者。中心皇急也。未幾聞遙遙有犬吠聲。似爲馬利亞之聲。少選有一物跳躍而至。果爲馬利亞爲狀。乃如一狂獒。馬利亞即銜住夫人及蓓德之裙角。導之前行。夫人容色大變。即曰：嗟夫！台司孟彼女娃其死矣乎！言時即大泣。台司孟曰：湯姆何在？曰：在林中。

覓彼。汝謂迦因已死否乎。

台司孟則慰之曰。汝勿焦急。或者彼匿居何所耳。蓓德突然曰。余知有一處。迦因必常往。蓋在海岸之邊。有一穴。此穴中儘可容人。而迦因每好匿居於此。我於是處覓得渠兩次矣。夫人曰。然則今在夜間。恐未必往此穴。蓓德曰。試觀馬利亞。彼似有事告我輩者。獸類直通人心。我輩姑隨之行。視其導我至何處耳。於是衆隨犬行。而犬乃直向海岸而去。

夫人曰。密司芙爾芳。汝偕台司孟往者。余乃疲。茶極矣。跬步更不能移。且坐此以待。湯姆之回音耳。台司孟出時。表視之。即曰。我輩宜趣行。否則潮將至矣。蓓德不語。兩人力疾而進。馬利亞亦大吠不止。已而行。近崎嶇之道。由是以定江岸之路。據蓓德言。則自此以至穴口。尚二百碼云。

蓓德至此。乃曰。我輩須俯伏而下。其穴即在此間也。時潮退。未漲。蓓德擬隨馬利亞而下。台司孟阻止之。蓓德不願。台司孟曰。姑娘。汝在此少待可矣。汝力弱。反令衣服。

潮濕。彼海水已浸至穴口也。蓓德知台司孟出於好意，恐其失足，則亦允之。憇坐石上，以待台司孟往覓之。

乃自月光中見台司孟自海濱而下，水深過膝。蓓德又爲之驚懼。馬利亞則跳躍吠鳴，而潮亦漸漲，海岸滾滾有聲，觀此情狀，又不禁香汗透衣。未幾即見台司孟肩荷一小孩而出，爲容頗慘，沮蓓德趨前往接之，則見迦因雙目緊閉，靜臥不少動。蓓德呼曰：噫！台司孟君彼如何者？

台司孟曰：彼乃睡而未醒耳。水尙未及彼穴，然亦進矣。爾時台司孟身體似不能支，坐於短垣之上。蓓德曰：汝受傷矣。台司孟曰：適爲海帶所滑，傾跌穴中，因之臂與膝間遂覺痛耳。然此固不足念，轉瞬當即愈耳。

蓓德曰：然則汝宜將息之，乃可耳。台司孟曰：此無足慮，第足受創不良於行。汝其將此女娃去，急宜安眠，彼受冷甚矣。今夜寒風且烈，汝能抱荷彼，彼軀非輕也。蓓德曰：余知之，我力足以抱彼，第汝膝受傷矣。台司孟曰：尙無大創，足能緩步耳。於是蓓德

先行。葛利福夫人遙見之，卽呼曰：密司芙爾，芳汝已得之乎？余心碎矣。

蓓德曰：彼果在穴中。語時與迦因之睡面親吻。又曰：彼已熟睡矣。渠未受傷，亦未受濕也。兩人抱持迦因歸家。夫人曰：台司孟奚往乎？蓓德曰：渠以臂上與膝間受傷，不良於行，故遲滯也。夫人曰：苦矣。湯姆亦尙未歸。密司芙爾芳汝其爲我往視台司孟。得無猶顛頓於道乎？夜深人靜，恐彼爲狀大困矣。

蓓德笑曰：無妨。所創尙不足慮，但余當往一臂之力以扶掖之。夫人曰：如此則甚佳。蓋我將爲作一熱水浴，然後令之就睡耳。時則蓓德卽起身出門，冒風而進。在月光中，遍覓不得台司孟，又向前行，始於遠處見台司孟偃蹇道中，大有舉步維艱之狀。蓓德卽迅步而前趨迎之。

蓓德乃曰：台司孟先生，余見汝甚苦矣。請暫一二時，然後扶余臂而行。若勿笑，余女子力弱，余蓋強有力之人也。台司孟坐人家一短垣，少事休憩，微歎曰：余臂沉沉然，而膝骨爲尤痛。雖然，我輩宜卽行語畢，卽勉強起立。

台司孟曰。今夜天氣甚寒。姑娘不受凍耶。蓓德曰。余乃不覺。恐君畏寒矣。請扶吾臂而行。台司孟曰。姑娘雖仁愛。然我以堂堂男子。乃借助於一弱女子乎。蓓德曰。無妨。君非有痛苦在身乎。時則台司孟得蓓德之助。乃緩緩而行。兩人皆不語。而台司孟扶於玉人之臂。覺暖氣達于胸臆。遂忘其痛矣。

時則夫人與湯姆俱迎於門。次更不放台司孟至郵局。湯姆曰。台司孟君。汝神色大不佳。余當扶汝進此安眠。台司孟頗覺痛。不可耐。於是湯姆扶之入室。並助彼解衣上床。夫人乃命巴治延醫。醫來言。上臂之骨已受傷。而膝骨亦受創。頗重。並又腫脹。此創至少須一星期可愈。能居此數日。勿移動。更妙。少選。又視迦因。謂無他疾。迨醫生去後。迦因遂眠。

第十九章

台司孟本一強健之少年。故其病體之復原亦至爲迅疾。初受創時。即發寒熱。頗類極輕之瘧病。並心神爲之不寧。顧據葛利福夫人言。謂此不足爲慮。湯姆亦常患此。

疾也。一日爲十月中旬之下午。秋風起處。籬菊黃矣。台司孟臥於更衣室之沙發榻上。蓓德則沿窗而坐。方作針線。台司孟以未傷之臂支身而起。並曰。君作何物耶。蓓德笑曰。爲迦因製一襯衫耳。台司孟曰。請君暫舍此。我不耐寂寥。我輩作閑談可乎。台司孟曰。姑娘傾首若有所思者。果何所思耶。蓓德曰。余正思馥里賜耳。汝知渠今日已離此乎。台司孟曰。昨得渠函。固已知之。脫無此疾。余將偕彼同詣鄉間也。君試以椅稍近前。就我。蓓德從其言。以椅略前。台司孟即自蓓德手中攫其活計。曰。姑娘何不憚煩也。此巴治之所有事者。

蓓德笑曰。巴治僅能洗手作羹。不善製衣。我則左右無事。借此足以消遣也。台司孟曰。蓓德聞汝將爲司梯爾之女。然乎否乎。蓓德即低聲曰。然也。台司孟頗似不悅。曰。茲事殊不正當。余思葛利福夫人亦反對此事。此事殊不相宜也。蓓德曰。何爲不宜。台司孟曰。汝不應與此老物爲伴。

台司孟語時。若聲色俱厲者。蓓德至不能堪。蓋以台司孟時方頭痛。故其出言無擇。

因是以手掩目以齒嚙唇呼吸至爲迫促時蓓德之眼光適及台司孟灰白之面因曰君何事耶覺胸中不舒耶台司孟曰然蓓德曰應呼夫人來乎台司孟曰無須時則其頭自枕上脫落蓓德扶而安放之台司孟輒稱謝也

少選又曰汝至司梯爾處其決定乎蓓德曰然余已決定必往彼處也台司孟曰汝何舍葛利福夫人他往也蓓德曰余與葛利福家之合同至本月已滿果司梯爾欲有所需於我者我又奚辭也台司孟曰頃者我語殊無禮余狂易矣汝其恕我

蓓德曰汝頭痛畧愈乎我不咎汝也台司孟曰頭痛殊劇未能即愈蓓德即以玉葱之手按摩台司孟之頭上台司孟急呼曰感謝姑娘我至此竟忘頭痛矣已而湯姆入室取新聞紙即出遂至餐室語其夫人曰吾愛汝知亞嘉利之出行實爲一錯誤之事乎夫人曰湯姆汝今新有所聞何事歟

湯姆曰非也我今欲詢密司芙爾芳究以何日往司梯爾家去乎夫人曰聞彼以十九日行余誠不幸乃失此佳伴湯姆曰我思尙有一人其失望乃甚於汝總之密司

芙爾芳能於前月離家實爲至幸之事也。夫人曰：汝所指者究爲何人耶？湯姆曰：夫人乃故問耶？疇不知台司孟之與蓓德雅有情愫歟。

夫人曰：否。是必不然。湯姆汝誤矣。湯姆曰：余實未誤。夫人歎曰：此誠怨耦。余願亞嘉利與台司孟早日離婚。此爲最妙之事。然彼固爲我從堂女弟耳。湯姆曰：大抵男女愛情有如橫決之水。其於恣厲時殊未可以堤防。故我知密司芙爾芳亦雅非無情者。語時聳肩搖首以示其明知之狀。

夫人曰：汝意云何將謂蓓德亦注意台司孟乎？湯姆曰：余縱不能確定。然以大勢度之。固亦匪遠。夫人曰：此事殊費斟酌。婚姻之事固必由兩心相合。今亞嘉利之與台司孟性情旣不能和洽。則勉強遷就亦終無好結果也。

湯姆曰：吾愛之言是也。若台司孟與亞嘉利者。恐終不能久合。則轉不如早離之爲愈也。夫人曰：我知亞嘉利亦未必願合。特恐一發吻將觸台司孟之怒。顧究竟余亦未能得彼之真情耳。湯姆曰：吾愛汝。獨不能致函亞嘉利暗示其意耶？夫人曰：此事

我輩詎能加以干涉蓋所係亦甚鉅也

時則湯姆方展讀報紙而夫人則自往經理家務即入更衣室則見台司孟獨坐窗
口外望當夫人入室時渠亦不迴其首夫人與言亦若未聞者少選夫人乃詢台司
孟曰汝邇來覺較前痊可耶曾思睡未台司孟曰未也夫人曰我乃未知汝以一人
在此余以爲蓓德方伴汝也

台司孟無語夫人曰蓓德亦曾告汝行將往司梯爾家耶台司孟曰然渠已告我夫
人曰余初不意蓓德乃捨余而去失此良伴我乃心痛台司孟無言夫人又曰余誠
不知亞嘉利近日作何事乃勞勞不已而彼又喜居於意大利果何爲者也台司孟
曰余又何知者

夫人曰台司孟我殊不解汝兩人何爲不將此事早定妥也台司孟曰究爲何事我
中心慚膾誠不知所自策夫人曰台司孟汝亦知我以汝輩事中心殊伊鬱也台司
孟曰汝之所憂者果何事耶夫人曰爲汝耳

台司孟曰：我何足憂。纖細之病行，即就愈耳。夫人曰：慙哉！台司孟：余豈爲汝病耶？然病亦近，是則爲精神上之病，而非身體上之病也。台司孟曰：君言何指？我固不能猜測。人恍惚隱約之語，夫人曰：非也。余實告君，則我將忠告汝，以一語。台司孟曰：願君直捷言之，勿吞吐其詞，使人難堪。

夫人沉吟久之，乃曰：我謂汝與亞嘉利事宜早了結，不能強合，則離之耳。我本不應干涉汝輩之婚約，惟彼此無心，則他日亦徒苦夫婦之道耳。台司孟曰：試問有若何之證據，而知亞嘉利乃無心於我？夫人曰：我亦無甚證據，但似有一種感觸。又察知於事實上，終無良好之結果。亞嘉利爲余之從妹，又爲美好之女子，我甯不愛之，但終覺與汝不能相偶也。

台司孟曰：君之言，此我不能不感汝之好意。然微覺已晚，而將汝一片熱心，恐盡歸泡影耳。蓋余覺此時，殊不能破此婚約。此事一聽，諸天可耳。語已歎息不止，已而夫人乃語其夫曰：湯姆，余已探之。台司孟奈其執迷不悟耳。

第二十章

意大利之一小村。乃鄰近執那亞者。有一清潔之旅館。館中布置整潔。光線合宜。有一女郎。躑躅於室中。此女郎名亞嘉利。容色閎澹。雙目微窪。望而知爲一重有憂之女郎。

亞嘉利之旁。則有一男子焉。其人軀幹短小。髮光可鑑。年事在四十許。衣牧師之衣。因白亞嘉利曰。君能依余所言之實爲至妙之機會。亞嘉利汝事後必知之。亞嘉利俯首不語者久之。乃曰。此事余甚覺可憐。將因之而令彼心碎也。阿爾拂雷余不能以此事過於忍心也。

阿爾拂雷曰。亞嘉利汝當早有決心。凡事輒以依違不斷。而致憤事。且勉強而合終必有睽離之一日。則不如不合之爲愈也。汝宜澄心思之。亞嘉利歎息曰。余今者正不知何者爲宜。方寸亂矣。阿爾拂雷握亞嘉利之手曰。噫。汝尙不能信余之言乎。將以我之言爲一無價值歟。

亞嘉利以淒恐之眼光視彼曰此事容我思之我謂當相機而行否則不免太忍也阿爾拂雷曰我摯愛之亞嘉利汝宜立即繕函以告台司孟謂汝不能再守前此之婚約蓋前者本爲不自由之結婚強合非計不如早離之爲愈也亞嘉利曰果如是或且毀彼一生並有意外之虞

阿爾拂雷曰汝以爲台司孟不能捨汝耶以余思之恐亦未必然也亞嘉利曰汝語實無狀阿爾拂雷曰我寧耽無狀之名須知事實固如是也嗚呼讀者諸君當知女子之心輒易搖惑而尤以男子之顛倒於彼爲榮幸事亞嘉利即其人也

我今又將廻叙台司孟矣台司孟在威爾山間莊屋中病已稍愈惟膝部尙痛加以憂慮叢集迦因則常來視台司孟疾一日迦因突然語台司孟曰台司孟先生余殊不願君偶亞嘉利台司孟聞言即將手中所握之報紙放下注視迦因之面迦因又曰脫彼與汝結婚者則渠將不許汝復至此間

台司孟曰勿作此無稽之談汝其安靜遊玩可耳迦因仍喋喋不已又曰余曾詢蓓

德汝何以不嫁。台司孟渠謂彼自有妻。以兩相愛好。故遂結婚之。願余知亞嘉利必愛汝者。而汝亦愛彼耳。台司孟方抱迦。因於膝上推之。使下。蓋台司孟此時實中無所主聞。迦因言而益不能堪矣。

少選即見蓓德。方手持一函含笑而入。語台司孟曰。密散司命余以此函授君。據云係今晨所送到者。密散司謂此函係君所摯愛之人寄君者。然乎否乎。君必一覽即得也。台司孟接函於手。先視其筆跡。乃向蓓德曰。謝姑娘。此函蓋即亞嘉利寄來者。乃即一面啓視。甫閱其半。即擲此函於小几上。

蓓德欲行。台司孟曰。密司芙爾。芳汝勿急急行。我心忪亂。不可不有人以慰我。蓓德曰。但余當間一二分鐘後再來。蓋夫人將與余迅以此圖畫室內之椅衣立時完工。少選當自來也。時則台司孟即展其箋曰。

我親愛之台司孟鑒。當余作此書時。正有億萬難言之隱。更不知若何可以下管。余深思此函之達。君左右必與君以不堪。故余致數夜未眠。欲君深喻我意。以動

憐余之心。

夫君之待余亦可謂仁至義盡矣。我安得有幾微之遺憾。然則今日我以此書達君君必尤能深明我意。且格外見恕。法蘭西有諺曰：美滿爲最巨之寶。我不嫻於文學。不能將此意闡發。然我深恐以此刺激君心。於君無益。然須知我固不足念也。今所遭意外之事。已奪吾門而入。台司孟乎。余書此絕婚之詞。當俾紙染翰時。實和淚墨而成之者。字字實茹哀苦而出之。吾可愛之友乎。我今不能與君偕百年之好矣。

然決不因以他人之故。稍減愛君之情。余必終吾身以保持之。今日我之身已屬諸他人。彼人固亦爲我心坎中物。君其許我自由乎。乞君恕此不情之陳。請我亦知君得此函後。必將不怡。然君苟愛我。當不致不能諒我。來日方修相見。有期。屆時終必有見君神交。勿失之友也。願吾友心中揮斥此懊懣之物。不復置諸腦中。則爲大幸。邇日惟有祝君安健如恒。更有以勝於常日也。

亞嘉利和淚書

台司孟讀此竟目翳神昏容色慘澹似爲人所猛擊者蓋台司孟爲守信之人雖於亞嘉利無所摯愛然於婚約已待之數年矣

今茲之決裂其實與台司孟雅有益顧台司孟則快快於心凡人驟遇此種景象自必有種種之感觸而台司孟之與亞嘉利雖未有若何穠摯之愛情固亦不能忘情也台司孟讀亞嘉利之書至再至三又默誦其書中之語曰今日我之身已屬他人云云所云他人者果爲誰耶

台司孟頗欲作一慰藉之書以與亞嘉利特其中心盪漾不定竟未能下管也既而迴思嗣今以後庶可與蓓德自由論婚不此之求尙何待乎爾時蓓德仍回至台司孟室中見台司孟枯坐無語惟細吸其菸煙雲繚繞於室中蓓德見台司孟無語欲出台司孟曰否蓓德汝勿他往須知我今方心神擾亂汝必有以教我語時以雙手挽蓓德不令之出

明日台司孟即以書報亞嘉利其詞曰

吾可愛之亞嘉利鑒星期二接奉瑤函方將盥薇薰香以讀之孰知展讀一過乃爲絕我之書嗚呼亞嘉利我心能無愧疚乎君猶憶當日約我守此三年之約乎我固未嘗失信於君也然君乃棄余如遺是必我有不慊於君之處我當自疚夫復何尤今則已矣顧能早日了結或與吾兩人不爲無益我惟祝君伉儷日篤勿復念舊人也台司孟拜上

是日之晚台司孟與湯姆夫人閑坐於書室中夫人曰聞汝今日接得亞嘉利一函確乎台司孟曰確也夫人曰書中何語得無爲親密摯愛之詞乎否則將寫旅中況味以告君乎台司孟冷笑曰果爲親密摯愛之詞特此親密摯愛四字不屬於我耳我初不料亞嘉利之忘情一至於此

夫人愕視曰汝言何指得無此婚約有中變乎台司孟曰亞嘉利書中言婚約已破決難強合彼身已有所屬我豈誑君者夫人曰噫此或君之誤解書中之意或有未

盡然者。台司孟曰。原書具在。請君自閱之可也。台司孟即自衣囊中出亞嘉利書。以與夫人。夫人展而讀之。始而歎息。既而大笑。

台司孟曰。人方以爲憂汝何笑也。夫人曰。汝兩人本非佳偶。前者汝輩婚約未破。我固不應言此。今既決裂。則亦佳事。嗣今以後。汝反可以自由。惟彼以中道背汝。誠可太息。且並余亦不審彼所屬意之人爲誰。但願此人之與亞嘉利至諧而無忤。則亦成爲一美滿之姻緣也。

明日。台司孟又得一惡消息。此消息之惡。較諸亞嘉利離婚之函。爲更甚也。蓋台司孟所投於保險事業之資本。竟遭折閱。而於台司孟歲入之數。乃大受影響。湯姆見台司孟容色慘沮。詢以何事。而夫人已先知之。遂告湯姆。湯姆吁氣無語。

少選。湯姆曰。吾友我頗爲君扼腕也。台司孟曰。茲事其來也頗驟。我將何以堪。此我今將勉力下鄉一行。則今日午後。尙可收回五百十五磅耳。夫人聞之。即極力阻止。謂汝病尙未痊。可萬勿出此。台司孟曰。遣一人偕我行。即可實則。余非柔弱之身。汝

母過慮也。湯姆曰：然則我偕汝往可也。

午餐後，台司孟在餐室中，僅蓓德侍側。蓓德曰：台司孟先生密散司告我，謂汝虧耗金錢，無算有之乎？台司孟曰：有之。然失意事，不僅此。密散司曾告君以他事乎？蓓德曰：我乃不知，豈尙有更惡於此之消息乎？台司孟曰：此不必謂之惡消息。汝問密散司，當自知余倘無虧耗金錢之事，亦可告君。

台司孟語時，緊握蓓德之手心，若甚悲梗者。又曰：余不知貧窮爲何物。聞君家亦殊清苦，君可告我果爲難堪之事乎？蓓德曰：我家本亦一素封，自吾父破產後，日處窘鄉，往往以貧之一字而令熱心者變爲涼血，慷慨者變爲鄙吝，仁愛者變爲暴惡。即如吾家，吾繼母以勝花、賽玉之貌，易爲愁眉慘黛之容，所遇之事則動與初意相違。故貧之一字，實萬不可與彼親近。彼能使好花失其香，美人損其色，燦爛之光變爲闇澹之色，拔山蓋世之雄成爲恆怯懦庸之子，康健之人失其活潑之力，寧不可懼。蓓德語至此，憂然而止。

蓋此時蓓德又念及當時老父之顛頓與已臥病時之狀態不覺悲從中來淚珠隨之而墮台司孟方握蓓德之手即釋之曰嗟夫貧之累人乃一至於此乎蓓德曰我非故聳其詞實不能不爲汝扼腕也台司孟嘆息曰蓓德乎試思驟貧如余者人孰肯與之訂婚乎嗣今後我每年進款不過一百五十磅汝思區區此款尙足以自立否乎

蓓德曰余思汝或有內助足以補助汝耳台司孟搖首曰休矣余今已成爲窶人子欲成家室詎非至困難事乎蓓德曰雖然丈夫貴自立苟有才能貧富奚足櫻心方語時而迦因跳躍來覓密司芙蓉芳台司孟旋即起身而出

下午湯姆夫人語蓓德曰吾輩其一至海邊散步乎久坐令人悶損也蓓德樂從之當兩人行於街衢中夫人曰台司孟之事至爲不幸蓓德曰良然此事令密司亞嘉利聞之更將不怡余恐若輩姻事亦將因之而展緩也夫人微睨曰台司孟曾告汝乎我恐未必也蓓德曰告余何事者

夫人曰。汝不知密司亞嘉利已與台司孟絕婚也。耶蓓德聞言。瞠目者久之。心中不知爲悲爲喜。約有數分鐘。沉吟不語。少選。乃低聲曰。得無以台司孟失產故耶。夫人曰。否。彼不爲此。足見向日之稽遲婚期者。有爲而發。渠今已與他人訂婚矣。

蓓德聞言。胸中突突不止。始覺台司孟向者所言。均有線索。可尋。夫人曰。我觀汝狀。至不安。詎以台司孟事。令汝有所感觸耶。蓓德僅笑而不答。夫人曰。雖然。台司孟固。有才智之人。卽欲立致巨富。良非難事。至亞嘉利事。我反以爲幸。蓋台司孟之與亞嘉利。兩人本不能和洽。余於最初時卽知之。

蓓德曰。余亦以爲然也。夫人笑曰。嗣今以後。台司孟可以自由矣。脫有人鍾情於台司孟者。亦能克遂其願。所謂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也。蓓德聞言。顏色大頹。夫人正色曰。密司芙爾。芳我今正告汝。若台司孟者。他日決不落薄。固可預料。而得惟今。以窮措大之資格。轉覺此機會不可失也。

蓓德曰。夫人之意何指。夫人曰。姑娘明慧人。詎不能知我意。汝若有心於彼者。我謂

此姻緣殊當也。且汝亦非拘拘於此者。我聞司梯爾先生將以汝爲義女。確乎蓓德曰：非也。彼欲雇余掌理家事。年資以一百磅。此俸似太豐。但余亦不能拒彼。是夫人所知。而余亦不必贅述也。

夫人曰：誠然。且余今日接得密司馥里賜一函。渠近日身體較前略痊。可醫生言從此或可漸有起色。彼殊可憐。人余極望醫生之言確也。蓓德亦無語已。而夫人入室。蓓德亦隨之而入。夫人曰：頃者所言姑娘。其有意乎？

蓓德含羞曰：特不審台司孟心中如何耳。夫我以一貧女子。依人爲生。若台司孟以傭工視我者。則正自不屑耳。惟余身爲最自由者。固無罣碍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彼雖近遭困厄。我則不繫於懷。即少至每歲百磅。亦無損家庭之樂也。語已。即進已房。見迦因已熟睡。蓓德因與之親吻也。

蓋此頑強之迦。因於近數月中。日形豐美。且對於蓓德之狀態。亦較前爲勝。或者迦因爲蓓德所熏習。性情一歸篤摯和平。而得愛之一字。秘訣也。夫愛之爲物。其感覺

力爲最大愛情。可分爲數種。有順愛。逆愛。癡愛。妄愛。之別。種種者。無大千世界中。必有佔其一者。若迦因之愛。蓓德。固順愛也。自海濱洞穴中救出。較蓓德之感情。更深。彼謂世界之愛。我無過於密司。蓓德。故彼曾有言。倫蓓德他去者。彼亦隨之往云。

第二十二章

明日。蓓德往視億文。司此時。億文。司病已大痊。惟容色終較前爲闇澹耳。當蓓德與億文。司談話時。見別有一童子。以古禮與蓓德作鞠躬。且曰。是非密司。芙爾芳乎。億文。司告余。謂汝如古籍中之皇后。余意亦以爲然。余乃名惠羅也。蓓德即向億文。司曰。汝件甚佳。君今已痊。天氣佳時。汝可至我處。一來視余。或且挈汝件偕來也。億文。司曰。余病恐終不能痊。可蓋我聞醫生曾爲我母言之。然余初不介意。劉偉林曾告我以天堂至樂也。億文。司語畢。惠羅又談興甚豪。因曰。吾父若在此間。亦必喜見密司。芙爾芳。方語時。億文。司曰。汝父來矣。即見一頗身偉貌之大佐。昂然而入。髮

白如雪爲狀至有勇概。

惠羅曰阿父此爲密司芙爾芳其人最和藹且與億文司甚洽也大佐曰我聞密司久矣億文司常讚誦姑娘不去口可知姑娘之愛彼矣億文司曰余非必欲讚誦姑娘然而余乃不期脫口即讚誦姑娘也大佐聞言大笑不止蓓德曰億文司殊爲余忠篤之小友少選又曰迦因本欲來視君渠亦殊念君也然日來乃大忙。

億文司曰迦因忙何事也蓓德曰彼方穿一珠條不審何用億文司曰我知之矣我曾告彼欲得一新玩具彼之所作或將以贈余也大佐曰汝母甚愛汝億文司曰知之惜我病不能起也惠羅曰否汝病當即痊愈億文司曰我亦望若此然每至夜分咳嗽頻仍竊恐不久耳。

大佐曰少年人不應作此頽喪語吾輩當爲喜悅之談汝不觀密司芙爾芳聞汝言而於心有戚戚焉蓓德因取億文司火熱之手而握之曰大佐汝之觀念較人強也大佐曰老夫耄矣第半生事業亦都在衡鑒中來也。

當。蓓。德。與。大。佐。言。時。億。文。司。目。視。之。曰。大。佐。君。於。少。年。時。即。入。軍。籍。乎。當。初。隸。軍。籍。時。汝。亦。有。所。恐。憐。耶。大。佐。曰。初。入。軍。籍。良。不。慣。久。久。亦。遂。安。之。時。蓓。德。先。辭。彼。而。出。而。大。佐。亦。隨。之。行。復。與。蓓。德。握。手。曰。敢。問。姑。娘。尊。公。是。否。名。奇。爾。白。乎。蓓。德。曰。然。大。佐。曰。然。則。吾。舊。交。也。當。余。在。山。赫。司。德。時。我。即。識。彼。是。則。老。朽。與。姑。娘。當。叙。世。誼。矣。蓓。德。良。喜。遂。即。告。別。嗣。於。途。中。遇。司。梯。爾。即。曰。汝。頃。於。何。處。來。乎。蓓。德。曰。往。視。億。文。司。耳。司。梯。爾。曰。汝。亦。曾。見。寄。寓。此。間。之。一。陸。軍。人。物。乎。蓓。德。曰。見。之。司。梯。爾。曰。汝。視。此。人。何。如。者。蓓。德。曰。爲。人。頗。端。正。而。有。禮。司。梯。爾。曰。我。知。英。國。女。郎。咸。傾。心。崇。拜。陸。軍。人。員。者。蓓。德。曰。其。人。爲。余。父。執。也。司。梯。爾。曰。姑。娘。我。乃。甚。疲。君。其。助。余。一。臂。之。力。乎。

於是蓓德扶此老人行。司梯爾曰。台司孟。近日有無消息乎。余乃知近日渠有大不幸事。非惟唐喪資財。抑且失其歡愛。汝亦知此事耶。蓓德曰。知之。司梯爾曰。台司孟實爲一正誠君子。苟與之相洽者。彼亦必以好意相報。非浮薄之徒也。蓓德曰。余初

未詢君以此時則蓓德頗蘊怒意以司梯爾不應作此語不無唐突也司梯爾注視半响則曰汝乃可憐之女郎姑娘乃未審老人之心耶須知老人之對於姑娘全出之以好意耳

少選司梯爾歸家坐此多年幽閉之室內回顧有如墟墓中似語司梯爾以若女死此久矣蓓德歸家後則亦修一長函與其繼母謂渠在此間亦甚無聊但暫不欲歸家云云書畢又粉碎投之海水中至晚間湯姆夫人又至云頃接湯姆來電渠與台司孟將於星期日下午回家可憐之台司孟余殊爲之扼腕也

蓓德曰然台司孟何乃遭此惡運哉夫人曰蓓德脫汝往司梯爾家將令余忽忽若有所失余實願汝永遠不離此間且始終爲好友汝願呼余以名乎蓓德突然而前與之親吻曰夫人待我至佳我何忍別然此亦出於不得已耳

第二十三章

星期日下午湯姆與台司孟果焉歸家台司孟容色慘淡而精神尤萎頓蓓德亦

爲之怏怏。顧心念台司孟是否屬意於已。思之心輒惘惘。晚餐已畢。羣閑坐廊下。噉茗未幾。湯姆自行處理其事。而湯姆夫人則與巴治接洽家事。迦因已熟睡。僅有台司孟與蓓德二人仍在廊下各默然者久之。

已而台司孟仰天微歎。蓓德問曰：我料君於期望將來尙無所妨碍乎？台司孟曰：君將指余財政之前途歟？蓓德曰：然。台司孟曰：余今日之所失意者。豈僅財政？蓓德曰：夫人亦曾告以亞嘉利事。台司孟曰：我之所思者。蓋不在亞嘉利也。

蓓德聞言。面乃大頰。已又他顧曰：君乃別有所思。以思此心愛之人耶？台司孟曰：此言中矣。特我尙未明指爲誰耳。少選。又曰：密司蓓德。我輩曷同往海邊散步乎？我聞夫人言汝於此一禮拜中。即將往司梯爾家。恐我輩不能晨夕相見耳。時蓓德卽隨台司孟行。至於海邊。

台司孟低聲曰：汝頃思何事？我視汝顏色微白。詎爲星光所映乎？蓓德語時。唇顫不已。曰：無他。我思汝頃者所言也。台司孟曰：是矣。蓓德曰：汝頃之所言。意中人者。甚戀

愛其人耶。台司孟曰：然。余之愛彼，幾於自頂至踵，無一不愛。雖然，我今與姑娘暫勿談。此須知我此時亦正在窘鄉中也。

蓓德聞言，漸覺此事乃大失望。台司孟又曰：我之不能告姑娘，以所愛戀之人，姑娘當恕我。蓋我此事已爲了無憑藉之人，萬一不成，反足令人齒冷。且我將何以堪哉。我意卽爲此。然此語告姑娘，已覺失禮甚矣。蓓德曰：余以爲汝之秘而不宣者，實背於禮耳。台司孟曰：此咎亦在我。

兩人漸漸行至海濱之暗處，但聞波聲澎湃，萬竅怒鳴。蓓德就星光中見台司孟容色慘澹，而台司孟之見蓓德，亦復如此。台司孟半晌不語，似發吻欲言者。蓓德默念台司孟心中究竟作何思慮，殊難揣測耳。

兩人方言時，台司孟突然將蓓德抱住，並曰：蓓德，汝亦知余以汝故，乃至力竭神馳乎。而汝乃漠然將猶以余爲不汝愛，究何爲耶。嗚呼！上帝知之，余自第一日見汝時，即愛汝。至於無地，奈當日爲法律所束縛，至於今日，我乃自由而孰知不幸之事，相

逼而來。我遂成爲艱窘中人。吾親愛之。蓓德乎。我今乃不敢向汝啓吻。特汝能允我者。則此婚可以立。就亦無有可以再延之地矣。台司孟語畢。若甚憊也者。

時則蓓德斜倚於台司孟之身畔。不作一語。惟覺台司孟之臂環繞其身心。突突躍不能止。少選。蓓德乃含羞低語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財產身外之物。我無所用心。于其間也。台司孟曰。蓓德。我觀汝於數日前。乃有異議。今如是我志滿矣。雖然。我聞司梯爾氏將撫汝爲義女。此舉良佳。蓓德曰。汝知之乎。爾時台司孟遂與蓓德作甜蜜之接吻。然而婚約固尙未訂定也。則台司孟終不欲蓓德入於貧窘之途耳。

越數日。蓓德卽就職於司梯爾老人家。老人家中尙有一老嫗。則先爲蓓德備一相當之臥室。是日天氣晴明。似祝蓓德就任之喜者。司梯爾之家屋到處均黑闇。無倫故一入其家。卽覺世界亦成爲黯澹。枯寂。夫以少年女郎之蓓德。入此境界。其何以堪哉。室內雖爐火熊熊。而寒氣乃無少減。

人以司梯爾家爲衰舊門庭。而司梯爾則安之。若素見蓓德時。則笑容可掬。狀至慈。

愛輒曰。姑娘居此樂乎。汝終日與老人蟄閉一室。亦覺寂寞乎。蓓德曰。否。余居此甚安樂也。老人曰。能安樂。即佳。老人當年輕時。固亦但求快樂。至於年衰。則不能不就安適之一途。嗣今以後。姑娘居此家。勿作客。儘可趁汝意志爲之。第須按我之成例也。

蓓德乃含笑拊老人之肩點頭不語。司梯爾曰。汝爲一極佳之女郎。語之者再。又曰。今日天已晚矣。汝其歸房安息。至明晨余擬偕汝至老屋一觀察之。請再相見。上帝必賜福汝身也。是日蓓德頗得酣睡。至次晨醒時。亦覺舒暢快適。加以天氣涼爽。萬里一碧。曉風披拂。衣袂間令人心神爲之一清。晨餐甫竟。迦因忽來。此髮亂如飄蓬。衣服亦不整潔。見蓓德即哭曰。密司蓓德。我不能一日離汝。汝趣歸家。我與汝同處。慣汝奈何。舍我而就司梯爾。我欲汝即日與我同歸也。

蓓德頻搖其首曰。迦因我不能歸也。蓋以我在汝家之期已滿。將來必有人更勝於我者。汝無庸戀我爲。迦因曰。欲汝歸者。不僅我一人也。密司脫台司孟自汝行後狀。

至靜默。又時時作長吁之狀。且更不與我作歡笑之談。亦不爲我講解古事。蓓德聞言。顏色微頰。因曰。迦因我携汝歸。不久馬西將來伴汝也。

迦因曰。汝不歸者。我亦不歸。我必與密司蓓德偕居也。司梯爾老人曰。穉子思之。此屋爲誰氏之屋乎。迦因曰。我知爲蓓德之屋耳。余以愛蓓德故居。此願蓓德雖愛汝而我則不愛汝也。以汝之語言至可畏。而汝之目光至可恐。令我見之而惴惴也。少選蓓德即與迦因梳洗訖。乃百計勸慰之。携歸蘭司多莊矣。

至則台司孟方在餐室閱報。見蓓德之來也。即出而相迎。且與蓓德握手。並曰。密散司尙未下樓。湯姆早往郵局去矣。迦因汝往何處乎。迦因曰。余往密司蓓德屋中促彼歸耳。彼既來矣。將永不許彼他往也。言時見一小貓捕雀而過。迦因乃飛逐而去。而室中僅留蓓德與台司孟兩人矣。

蓓德憶及前日海濱種種之語。殊爲唐突。今日見之於羞慚之中。頗有悔意。因曰。台司孟君前晚我言語失檢。至爲抱歉。我曾憶及君言我輩可爲至友之一語。餘皆忘。

之矣。蓓德言時卽出其手而台司孟則雙握蓓德之手可三四分鐘乃曰密司蓓德我輩必成爲好友。

蓓德曰然也我輩將傾棄一切之他念台司孟曰然我輩當竭力使之忘却未幾蓓德曰汝似有病是否尙覺臂痛乎台司孟曰我乃未得安睡耳余留此數日卽將往倫敦賃數屋以居而從事於文學家言。

蓓德曰汝此事已審度之歟台司孟曰思之審矣余擬將遊歷所得筆之於書可成一巨帙也蓓德曰汝從事於文學家言將作小說乎抑撰游記乎台司孟曰余皆爲之。蓓德曰如此則余頗願得觀君之大著台司孟曰我書出版汝必見之。蓓德曰然則君書未出版前我不得而見之矣。

少選蓓德又曰君之離此爲計已決乎台司孟曰汝未知余之作事每三思而行我之離此亦出於不獲已耳。蓓德曰我乃未知以我一意孤行則將謂旣屬好友但願時時晤面也台司孟曰余必恒來視君然此間實令人乏興也。蓓德曰我亦云然台

司孟曰。司梯爾老人殊佳。必有裨於姑娘。

方語時。湯姆夫人入室。見蓓德嬌態盈盈。逾覺可愛。乃曰。汝今日尙來視余乎。余自君行後。乃至終夜不能成睡。直至天甫明時。始獲半晌之眠。台司孟君。汝已早餐乎。台司孟曰。余已膳矣。夫人又詢蓓德曰。老人如何。汝能與之相習乎。蓓德曰。尙可。

湯姆夫人又曰。昨余過億文司家。彼寄寓之大佐尙在此。此人殊藹然可親。然其人新斷絃。頗聞人有意屬彼。在理彼宜續娶也。台司孟曰。彼乃弗登廣告耶。夫人笑曰。汝亦如彼耳。汝何以弗登廣告。語時。又顧蓓德曰。今晨接密司馥里賜一函。彼病已愈。意欲往外國小住一年。彼如病痊。良可與大佐論婚。

蓓德與台司孟言。皆大笑。少選。蓓德起行。台司孟曰。我可伴君作散步乎。蓓德曰。亦佳。於是兩人攜手同行。台司孟一路無語。迨至司梯爾莊屋相近處。乃曰。汝脫有所不適者。可致書與我。蓓德曰。何爲也。台司孟曰。無他。君忘我輩好友之言乎。蓓德曰。余本隨遇而安。想亦無復有所不適也。

未幾即與台司孟握別。至司梯爾門前。羣犬咸聞聲而出。蓋羣犬均靈慧。知蓓德爲一家人矣。故搖尾。眼足以示歡迎之意。司梯爾則背手立於平臺之上。蓓德出手與握。老人曰。渠輩皆安善乎。蓓德曰。均安。第湯姆夫人微病耳。老人曰。汝見台司孟乎。蓓德曰。見之。曰。同往散步乎。曰。偕行至門前而別。

此時司梯爾老人往來快快於平台之上。以杖叩石作聲。且自語曰。可憐之穉子。可憐之穉子。又高聲問曰。渠以何日下鄉乎。蓓德曰。恐定於下星期。老人曰。彼將作何生涯者。蓓德曰。據云將謀爲文學。生活。老人曰。何耶。蓓德又重言之。老人搖首曰。文學。生活乎。此少年大有牢騷態度矣。

第二十四章

方十二月中旬時。蘭司多莊。喧傳司梯爾老人偕蓓德作國外之旅行矣。司梯爾之宅。自蓓德來後。內外整潔。窗戶亦洞闢。不如前之塵垢黑闇。而園林間亦欣欣有生氣矣。

司梯爾老人本有一園前已荒穢不治今則短樹疏林清泉白石頗堪悅目。舊德當臨行之際亦曾經與夫人及迦因把別并覓台司孟夫人以台司孟適往散步又告以彼邇來心緒未佳渠知汝將來乃出而散步余力阻之不聽將無以破產失妻之故歟。然我知其於亞嘉利殊淡恐未必能攬心也。

舊德默不一語惟極力撫慰嗚咽之迦因而迦因則哭不可仰曰密司舊德汝母去也。汝必勿去乃佳。舊德溫語慰解之并許其即日歸家。舊德行時湯姆曰密司芙爾芳余可伴汝偕行也。乃伴送至司梯爾門前湯姆乃去。舊德入室時已上燈初矣。燈光之下則見台司孟正與老人圍棋少選。台司孟遂告別。

老人令舊德送之。兩人下階徐步。台司孟曰適君往蘭司多莊辭別時余乃他出。君將得無怒其無禮乎。舊德曰否。然余甚以爲異意者君其厭見余乎。台司孟曰姑娘恕我須知余雅不欲於衆人中與君話別。或恐爲人所注目也。兩人漸行向遠。台司孟曰姑娘去國後或者亦思及鄙人乎。

蓓德紅暈其頰微應曰然台司孟曰非也我輩本爲好友一日判袂不無有黯然魂消之意耳此時口吻微動實將啓口與蓓德談及婚事轉念蓓德斯時得遇司梯爾老人老人方將以財產遺諸蓓德若今與我一訂婚則老人決非願意也

職是之故台司孟對於蓓德求婚之意欲吐還茹乃曰我爲密司蓓德前途祝福凡事皆順遂汝意今暫別矣台司孟雖作是語而仍握蓓德之手不釋蓓德曰謝君盛意願再相見嗣即別去台司孟回室後執未燃之雪茄默坐室中斗聞扣門聲甚急台司孟啓之則見迦因大哭而入

台司孟曰迦因汝何爲者迦因哭曰密司蓓德明日將去矣台司孟曰余知之迦因曰密司蓓德與汝良厚汝亦忍令其去乎台司孟曰彼有之權我何能阻之也迦因曰然則汝乃不愛密司蓓德者也台司孟不答則將迦因摟之懷中而以面隱於迦因之肩後迦因曰我輩宜爲之禱告乎台司孟點首示意

於是迦因即跽而禱告曰願上帝賜福于余俾余成爲一至有幸福之童子並賜福

我所愛之密司蓓德並令其從速歸來既而又語台司孟曰汝亦如此禱告乎曰然禱畢蓓德遂下樓歸寢第今日台司孟則終夜不能就眠迴旋於蓓德之事而蓓德亦憂喜參半蓋知台司孟確有心於已而獨不肯言愛其意云何實令人解人難索也。

顧蓓德素爲曠達之人物初不似尋常女子抑鬱於中心者故灑然隨老人出游毫不拒絕以旅行事爲蓓德所生平愛好者明日之晨蓓德與老人啓程直至於明年之春。

一日時當在初夏天氣爲候正風光晴美司梯爾老人與蓓德駕車週遊於倫敦蓓德意態舒美貌更嫵媚惟眉目間殊現憂鬱之色老人雖不改恒狀然意興殊佳也倫敦當五月間氣候即暄熱二人回寓後同坐於窗前微風披拂暢人襟懷老人曰余明日將往視台司孟蓓德曰汝知其在何處乎

老人曰知之須知老人記臆尙不弱也次日下午老人入室狀至萎頓並曰此穉子

太難矣。蓓德曰：何謂也？老人曰：彼愚魯之少年。台司孟則正在西明司德旅館中，患肺病，抑何潦倒至此！余於前日曾力勸彼，而彼終不允。今余已代延醫生視彼矣。蓓德驚問曰：彼今在何處乎？

老人曰：彼在加司街第十號。余名其所居爲窮窟。蓓德默然無語者久之，旋即出室。乃未及半小時，而有一亭亭玉立之女郎往款加司街第十號旅館主人之門矣。此室旣黑暗，蓓德拾級而登台司孟之居。停女主人含笑相迎，則曰：台司孟君有病，頗宜注意，彼誠一可憐之學問家也。以其境况太窘，故作書過勞，密司爲彼姊妹行乎？宜勸其節勞也。

蓓德漫應之。居停婦曰：姑娘來，彼必歡迎，乃引導之。至於第三層之一室，并呼曰：密司脫台司孟有一美貌之女郎欲見君也。蓓德卽隨之而入。

蓓德旣入室，見台司孟方斜倚一舊枕之上，而吸墨紙及墨筆之類，均散落被間。蓋以人來始停其工作也。渠雙眸半閉，右臂尙伸出於外，見蓓德來，則強以臂支起，並

將。髮。之。髮。微。掠。於。後。注。目。視。蓓。德。者。可。數。分。鐘。彼。尙。自。疑。在。夢。寐。之。中。也。因。呼。曰。來。者。蓓。德。耶。蓓。德。即。近。前。曰。儂。也。台。司。孟。君。汝。何。一。病。至。此。耶。顧。何。以。不。令。余。知。歟。台。司。孟。曰。無。他。僅。略。有。寒。熱。耳。蓓。德。汝。何。以。來。此。此。間。猥。褻。非。汝。當。來。之。處。蓓。德。曰。老。人。告。余。謂。汝。有。病。故。我。來。視。汝。台。司。孟。曰。我。殊。感。謝。君。足。見。姑。娘。之。仁。惠。蓓。德。曰。凡。人。患。病。爲。至。不。幸。之。事。我。何。能。不。來。視。君。台。司。孟。笑。頷。之。因。曰。此。病。初。不。甚。惡。惟。汝。不。慣。見。視。之。若。甚。篤。者。實。則。於。我。初。無。大。苦。蓓。德。曰。醫。生。何。云。台。司。孟。曰。彼。言。此。常。病。耳。以。所。遇。之。事。皆。不。順。遂。或。作。事。過。於。疲。勞。遂。致。此。耳。蓓。德。曰。願。君。節。勞。爲。得。台。司。孟。曰。姑。娘。之。言。深。感。余。心。我。自。當。節。我。之。勞。第。我。命。窘。恐。未。能。如。願。耳。少。選。蓓。德。曰。台。司。孟。君。或。不。喜。我。來。見。汝。乎。台。司。孟。曰。寧。有。是。哉。余。正。以。不。能。整。衣。以。迎。吾。客。爲。抱。歉。也。蓓。德。曰。客。耶。然。我。則。以。爲。我。輩。乃。好。友。也。我。殊。望。君。病。速。痊。則。我。之。憂。慮。亦。釋。台。司。孟。無。語。僅。閉。目。仰。臥。爲。狀。若。甚。憊。者。少。選。蓓。德。即。輕。輕。出。房。而。去。恐。驚。其。睡。也。

一日爲六月初旬。蓓德散步於司梯爾家之庭中。因憶自來此蘭司多村。屈指已一年矣。光陰迅疾。宛宛如流水。今與老人相處。頗覺安適。並將園林宅宇。悉皆改良。惟有一室。仍不敢稍動。此室即爲老人已死之女郎所居者。老人曰。可愛之蓓德乎。我今視汝若已女矣。蓋凡汝之種種設施。均甚合於余心。

至晚老人偕蓓德閑行於此美麗之花園中。花香撲鼻。薰風宜人。老人忽喟然歎曰。余誠不審此少年人何運之厄也。蓓德曰。少年人多矣。不知先生所指者爲何人也。老人曰。汝詎尙未知乎。我蓋言台司孟也。我恐彼已成爲一貧乏之人。計其歲入僅百磅三十先令耳。

蓓德曰。然。老人曰。若苦守之。亦尙可度日。然彼頗欲思得一大宗收入。而以生命犧牲之。果將作何用也。汝思其人豈不狂易乎。汝勿疑猜。我今告汝。彼節衣縮食而著一書。余離倫敦時。彼告我以此。並囑此書未出版以前。勿以告汝。今此書已出版。而社會未必歡迎。余恐其得不償失也。余爾日曾預定五十部。今此書已在書室。而彼

決不願收余償金。已將百磅之支票付還彼。今已貧窘而視此種巨款。一如百便士。今乃落魄於旅次。彼前曾以長函致我。謂不如意事可八九。牢騷之語亦頗多。然老人頗知其意之所在也。

蓓德聞言不語。亦不答。似有無限深愁者。老人曰。蓓德。余思彼少年心中。當有不可告人之苦衷。恐汝尙未知之。蓓德曰。雖然。凡余所能知者。則均知之矣。老人曰。更有最要之一事。恐汝未知之耳。蓓德曰。所云一事者何也。老人曰。無他。此事頗有關係。與汝。蓓德曰。渠事何關於儂。

老人沉吟半晌曰。我知汝本無他。惟余可發誓。彼殊有心於汝。設彼真屬意於汝。汝意云何。應之耶。抑却之耶。蓓德不言者。可數分鐘。嗣在喉間作微聲曰。恐彼亦未必有是意耳。老人曰。汝勿誤會。我知彼實大有情愫。與汝。然汝固慧人。甯不能知之。勿設詞以誑老人。斯可耳。

蓓德曰。彼既有意。何不逕言。彼之所以未吐。譬欵者。殆以爲彼既破產。我將不堪受。

此清貧彼工以其境况未復原而向人來婚實爲不能啓齒之事故茹而不發乎老人曰然也茲勿道此但問汝意云何蓓德曰余豈求虛榮者富貴身外之物我視之等於浮雲豈屑屑于是

老人曰蓓德汝之胸襟高出常人也我乃不知汝竟有此見地蓓德曰即台司孟之前我亦微吐此意然彼終不解我心以爲令我耐此清苦心有未懌茲事我又奚能諄諄言之故我不屬情好之範圍則兩人約爲摯友也

老人曰是矣是矣今日我殊覺疲煩請安寢矣明日老人獨自至鄉間不與蓓德偕行老人行後蓓德微感其寂寞乃至葛利福家藉作消遣之計顧蓓德於路次即遇大佐爾時蓓德之與大佐頗相投契也以老人之與大佐尤相得曾欸宴大佐者多次蓓德均在座凡此軍人有慷慨之氣故蓓德亦頗重視之而喜與晉接者也

當兩人同行時蓓德曰余乃往葛利福家中去者因長日寂寥無事也大佐曰然余亦可與君同往彼億文司及惠羅正往訪迦因此刻當在園中游戲故惠羅力邀余

往也。語畢均大笑。蓓德曰：彼可憐之億文司，日就消瘦，而彼之意想幽深，直類成人。語時漸及葛利福家，則見三小童，正當模仿爲劇場之名優。葛利福夫人挽蓓德之臂而入，夫人曰：余心中似有無數之事，欲以告君，而今頗難見君面，偶見汝，則均與老人不離左右。夫司梯爾先生本一可親之人物，惟渠在此，我輩終覺不能自由接談耳。

蓓德曰：夫人將有何言詔我乎？夫人曰：余今晨連接密司馥里賜及亞嘉利函，馥里賜之病已全愈，彼言擬下月往茄拿大作經年游，至亞嘉利則彼言與彼牧師相處甚樂，然此或誕詞耳。我深恨其負台司孟然，台司孟尚不忘情於渠，前數日湯姆至倫敦時，見其頗有病容，汝知其患肺疾乎？

蓓德曰：余在倫敦曾一見彼，余且曾至彼之旅舍，夫人曰：此足見君之仁心也。余意渠必樂見汝，蓓德曰：彼殊無欣悅之狀，反欲余之早離此者，夫人曰：凡人病時多作此態，矧在台司孟雅不欲以姑娘玉趾履此不潔之地，然彼中心滋樂，特隱而未現。

耳。蓓德曰：彼又何必隱爲。

夫人微喟曰：台司孟之病，雖爲亞嘉利而起，然亦不僅爲亞嘉利也。蓓德曰：休矣。我輩可勿談台司監事矣。我問君巴治如何矣。渠之夫曾來此村耶。我實爲其擔憂也。夫人曰：汝尙未知耶。渠夫今已大改舊日之態度矣。彼力悔前非，現湯姆已用彼爲管理園地及馬廐事，亦頗合用也。

第二十五章

明日，老人自倫敦回，神色頗佳。時露笑容，惟其容色間似蘊一秘密之事者。且屢與蓓德偕行。蓓德則詢之曰：先生曾見台司孟乎。老人曰：台司孟乎，何爲。余必見之。耶。彼乃鎮日臥床，如酷嗜睡鄉中生活者。

蓓德曰：噫，余不信。先生如此其酷也。老人曰：酷耶。余爲一善性之老人，從不知酷爲何物。余已還彼支票，且爲之易高大之旅舍。酷於何有。蓓德曰：然則先生已往見之矣。老人曰：此穉子可厭，頗惹我注意。旣往倫敦，安有不往見之理。

數日後。蓓德聞台司孟已歸。住居於葛利福之家。聞之。至爲欣喜。越一星期。渠輩相約於海濱會集。當蓓德由億文司家歸時。適與台司孟及迦因相遇。迦因喜躍不已。台司孟即起與之握手。蓓德曰。台司孟先生。汝年來何多病也。台司孟曰。然是眞所謂惡運也。然今已大愈矣。老人如何者。余望其必康健勝常耳。蓓德曰。謝君。注意。時則迦因已他適。彼兩人乃絮語不已。蓓德曰。台司孟先生。汝乃不如從前之有快樂興味何也。台司孟曰。此則爲境使然。我觀姑娘亦不如前之活潑。豈有所不適於心乎。蓓德曰。否。我未覺有何種不適之觀念也。語至此。而大佐適來。台司孟即入彼羣中。迦因既歸。即坐於蓓德之次。已乃斗然啓吻。詢大佐曰。大佐。汝欲偶蓓德。有此說乎。此言一出。衆皆默然。欲笑不敢。欲語不得。大佐變色曰。可愛之。迦因。汝不應於此大庭廣衆中作如此無禮之語也。

迦因曰。何爲無禮。大佐曰。密司美爾芳在此。汝何爲矢口而道。殊不合禮。迦因忽作頑強之狀態曰。無他。余實不欲密司蓓德嫁汝。余願密司蓓德嫁於台司孟先生耳。

爾時衆又無言。蓓德含羞視其時表曰：余不料今已晚矣。余將去此也。即與迦因親吻後，並與兩人道別而去。

大佐亦將逡巡而去。台司孟留之曰：吾輩可與君一談。迦因回家後，台司孟即語大佐曰：聞君將與蓓德訂婚，有之乎？大佐曰：然。君意云何？台司孟曰：無他。余欲得君一明白之答詞耳。大佐曰：雖然，我亦欲詢君，君得非亦屬意於此人乎？台司孟唇色大白。答曰：否。否。余之處境，更無婦人嫁余之價值。

台司孟語時，即起立欲行。大佐曰：余以爲得妻如蓓德者，可以無遺憾矣。台司孟曰：然則汝決計向彼求婚矣。大佐曰：然。台司孟曰：汝頃者何以不語大佐聳肩不言。台司孟頗蘊怒意。大佐知此事頗令台司孟不安，即亦他去。大佐去而迦因又來見台司孟。一人在此，則曰：枯坐於此，又奚爲乎？遂相將歸。

次日下午，大佐至司梯爾老人家訪蓓德。見蓓德癡坐於園中，容色憔悴，雙目微腫，一似夜未曾安眠者。第見大佐來，則起而握手，笑容可掬，令大佐之愛慕心頓熾。大

佐曰。余今日有一語告汝。汝聞之。必致疑訝。蓓德曰。是否爲億文司事乎。我知彼可憐人。又病矣。余擬今日下午往視之。

大佐曰。醫生言渠病且甚重也。余恐彼之末日不遠矣。可憐哉。穉子也。但余今日欲與姑娘言者。則非關億文司事。蓓德曰。非耶。然則何事也。大佐囁嚅者半晌。曰。承姑娘不棄。挈余爲友。我今斗膽有一語敢問姑娘。頗願與鄙人訂婚乎。

蓓德曰。否。我未嘗有此念也。大佐曰。蓓德。汝言不無太決裂耶。蓓德曰。我言出自誠意。請君恕余。蓋余極愛君。特不願論及婚姻之事。大佐注視蓓德者半晌。曰。然則君意中已有人乎。蓓德微頷之。復曰。我不能告君。以此無任歉恨。蓓德言時。幾放聲而泣。大佐曰。請恕余。然則余乃無權詢此矣。

大佐言畢。乃與蓓德稍離。既而曰。既如此。汝亦無庸戚戚爲已。即噙齒握拳而去。蓓德亦頗快快。以無端失却一好友也。少選。卽聞老人之語聲。曰。蓓德。汝奚往者。蓓德曰。在此。余頃在園中也。大佐亦在。是老人曰。大佐耶。彼何爲者。蓓德以臂按老人之

肩曰彼蓋欲有求於我也。

老人曰確耶余早知彼人必無佳意汝將何以答彼蓓德搖首曰先生知之余祇有一語足以答彼矣老人點首曰佳哉穉子汝堅持其志殊可感也天氣甚寒汝覺冷否蓓德曰我良未覺須爲汝添火否老人曰否否余將睡矣余似冒寒老人之體不能與少年較矣汝其於十分鐘中飲余熱酒並爲余讀報可乎蓓德見老人曲躬垂首爲狀至困頓蓓德殊爲之憂慮至明日而老人乃不能起床則以受寒所致嗣卽延醫生診視謂無甚重病至晚間老人突然語蓓德曰余欲往視台司孟君渠尙在葛利福家乎。

蓓德曰然第先生體未健全奚能往者不如趣之來耳老人曰佳汝其速彼來蓓德卽遵命去往招台司孟至蓓德卽獨坐應接室中凝神獨思至半小時後台司孟乃自樓上下見其神色頗唐意至不定蓓德卽詢汝觀老人容體如何覺有不妥乎台司孟曰彼萎頓已極神氣乃大異曩昔余意不如速延一醫生來診視之我當爲之

延醫也。

蓓德曰。汝觀其情狀。爲危急乎。台司孟曰。然。蓓德曰。然則不致有性命之憂乎。台司孟曰。是誠未可知。姑聽醫生何言。汝且往伴老人。勿令渠一人在室也。少選。台司孟已挾醫生至。診視後。醫生尙無確實之答詞。惟言老人萎頓已極。餘尙無恙。醫生去後。台司孟又與蓓德言曰。我誠不能聽老人之所言。彼言必欲遷入渠死女之室內。余恐彼之神經頃已昏亂矣。蓓德即迅至樓上。見老人正在極力穿彼大衣。欲有所行。

見蓓德入。卽語之曰。醫生言。余將不久人世。余必死於余女之室。蓓德汝必知我言。汝其扶掖余行乎。蓓德曰。彼室恐黑暗甚。先生病宜居通暢之室。老人曰。勿慮。醫生之言當確。余就木之期不遠矣。又何尤於黑暗哉。汝其扶我行可也。蓓德不得已。卽扶彼至於其女室中。倒臥床上。並至台司孟處。曰。請君一往伴彼。余尙須命僕人整理此室也。

時。醫。生。尙。未。去。蓓。德。因。詢。醫。生。將。如。何。而。令。彼。稍。寧。靜。乎。醫。生。即。復。隨。台。司。孟。上。樓。見。老。人。臥。彼。女。兒。之。牀。上。蓋。以。痛。女。心。切。至。此。乃。更。記。憶。也。老。人。安。臥。不。動。旋。回。首。窗。前。即。向。台。司。孟。曰。君。其。爲。我。啓。此。窗。我。欲。放。晨。光。之。入。並。一。嗅。玫。瑰。之。香。也。時。則。台。司。孟。啓。窗。便。覺。有。薰。風。奪。窗。而。入。挾。玫。瑰。之。香。而。俱。進。也。

老。人。曰。蓓。德。在。此。乎。蓓。德。曰。余。即。在。此。時。醫。生。已。退。老。人。又。曰。台。司。孟。君。汝。當。以。我。意。告。蓓。德。老。人。之。心。頗。欲。玉。汝。於。成。汝。當。詳。告。彼。爲。理。正。當。也。台。司。孟。曰。諾。余。必。盡。我。力。爲。之。此。時。室。中。寂。然。老。人。突。然。曰。汝。非。全。雪。加。乎。（老。人。親。女。之。名。）或。係。蓓。德。乎。蓓。德。淚。痕。滿。面。而。言。曰。我。蓓。德。也。

此。時。老。人。之。面。乃。發。奇。赤。力。握。蓓。德。之。腕。不。放。又。喘。語。曰。上。帝。鑒。之。是。係。全。雪。加。也。彼。吾。女。也。彼。吾。女。也。語。音。漸。漸。而。低。又。曰。汝。畢。竟。回。汝。老。父。之。邸。宅。來。乎。雖。然。我。去。矣。我。去。矣。語。至。此。乃。復。寂。然。未。幾。台。司。孟。力。挽。蓓。德。而。出。台。司。孟。曰。密。司。蓓。德。汝。且。出。彼。可。憐。之。老。人。逝。矣。蓓。德。汝。母。過。痛。蓓。德。至。此。乃。痛。哭。不。止。一。日。正。鉅。老。人。死。後。

一星期。蓓德默坐玫瑰園中。羣犬集於足畔。目炯炯而視。以爲老主人。何以久不來乎。彼輩以首觸蓓德之裙。似詢老人。以是否出門。旅行者已而羣犬起立。則見一人自玫瑰叢中來也。

此人爲誰。卽爲此間之新主人。故羣犬皆仍臥原處。蓋來者爲台司孟也。台司孟自老人死爲第一次。與蓓德晤談。然蓓德已由老人遺囑中。讀悉老人所有之財產。悉歸台司孟。蓓德見其至此。卽出雙手與握。並喜曰。余今欣悅無似。此可愛之老人已命汝爲此屋之主人矣。昨日汝去之太迅。致余未及道賀。

台司孟曰。我可愛之蓓德。須知老人之以遺產歸我。蓋爲汝也。彼頗注意於汝。以汝必爲此間之女主人也。蓓德卽放台司孟之手。紅暈於頰曰。我實不解君所語之云何。台司孟曰。蓓德。今老人去世。而以家產悉歸於余。夫老人之愛汝。甚於愛我。而必欲如是者。是乃老人好意。欲玉我於成也。不審姑娘於意云何。蓓德曰。余不解汝之所言。汝其速釋余去。台司孟曰。蓓德。勿更苦我。汝若更怫我者。使我將何以爲地。我所言。汝其速釋余去。台司孟曰。蓓德。勿更苦我。汝若更怫我者。使我將何以爲地。我

於此數月間困苦極矣。諒汝亦必如此。蓓德曰：否。若訂婚之事，我輩且勿談可矣。蓋若言訂婚，則在先何以不言。汝嘗言我輩矢爲好友之事乎。我輩當期爲好友，可耳。台司孟曰：然則汝尙愛我乎。蓓德曰：汝無權問此。台司孟曰：我必有權詢問。蓓德不語。台司孟曰：汝不愛我，想必愛及他人。蓓德曰：汝寧不知余之無他人也。台司孟此時知蓓德芳心早經允可，惟以前此之故，不能釋憾於心。

少選，台司孟曰：蓓德，汝今拒我，後勿懊悔。今別矣。後再相見，但此別以後，重見之期，不知在于何時也。蓓德脈脈無言。台司孟曰：否。我終愛汝，我終愛汝，即以兩手圍抱。蓓德而與之接吻，至於數十次。蓓德不禁珠淚盈盈，隨之而下。台司孟嗣即別蓓德而去。蓓德側耳聽其履聲漸遠，胸中若有萬事交灤於心者。

數日後，蓓德始別去。司梯爾老人處，仍歸蘭司多莊，以探望諸相識者。並將白玫瑰一束，贈彼。億文司見億文司瘦骨一把，臥於牀上，彼作一書致大佐，言將歸家矣。又與密雪司及迦因握別。巴治夫婦則致頌詞於彼，而蓓德自前日之晚，與台司孟分

袂後迄今曾未一見面聞蓓德之將歸亦不勸留

蓓德默念我與台司孟之因緣其終未能合乎事至於今我縱欲求合其何能啓吻彼甯不能知我心而故掾我怒可謂薄倖也矣然今日當蓓德乘早車出發時密雲司與湯姆亦不相送此層頗爲蓓德所疑訝意謂湯姆夫婦我待之不會有虧詎彼輩亦存有炎涼勢利之心耶

當火車開行時蓓德獨坐于三等室內爲狀至爲悲涼念我今踽踽然歸乎我本有心第以當日之事不若釋憾於心其所以拒之者豈出於本意乃台司孟將機就計即借端棄我如遺而彼之告人且將謂我之拒彼也不亦狡哉

未幾見車廂之門啓處有一人入則台司孟也笑曰是真巧事乃遇姑娘於此蓓德不語但覺胸中跳躍不已台司孟即將手中之物放下坐於蓓德之對面且曰汝不拒我同伴旅行乎蓓德微頷其首台司孟曰汝往倫敦乎曰然曰在友誼我應叩君以致彼何圖蓓德曰謀獲得一事耳此貧女生涯君何問者台司孟曰余往牛坡脫

即下車。今日下午，余在此間結婚矣。

蓓德聞言，容色慘變，玉頸低俯，盈盈欲淚矣。台司孟笑曰：余今所遇之事，亦至奇矣。倉猝間辦此婚事，惟所愛之人，乃不願偶我，余以強力行之。蓓德曰：祝君大喜，想君必甚滿意也。台司孟曰：深謝君言，想姑娘亦必爲我欣悅。蓓德廻首，他顧曰：此君事與我何涉？台司孟曰：非也。脫吾夫婦而樂者，姑娘亦必樂之。蓓德不解，所謂乃曰：想君夫人當亦甚滿意者。台司孟曰：然渠雖一時不願偶，余願渠爲心慈之人，終必不拒我也。蓓德曰：是或然耳。台司孟曰：凡心慈之人口，雖不言，心中當能允許。矧吾妻爲極可愛美麗之女耶乎？

爾時，蓓德聞言，幾欲顫聲而泣。台司孟就坐於蓓德身旁，呼曰：蓓德，汝亦知吾妻爲何人耶？我心中更有何人可以爲我之妻耶？汝何一時朦朧，實則余將與汝結婚耳。想今汝亦不復再拒余。余囊中尙有一重要之文件，此文件即爲訂婚之特許狀。汝思除汝之外，尙有何人可娶乎？少選我，即與汝爲新夫婦。汝何爲鬱鬱也？蓓德聞之。

如入夢寐。覺此將絕之姻緣。忽爾膠屬。即欲再拒。而心乃不從。未幾。蓓德鮮花滿身。彩衣耀目。覺其身已入於一夙在心目中少年之臂。而爲此美滿溫柔之接吻。嗣聞耳邊語曰。蓓德。汝尙欲拒余否。似有人代爲蓓德辯白曰。彼心本無他物。切心刻意者。惟有台司孟而已。

(完)

